

經緯

月刊

第二卷 第十期

經緯出版社印行

論著

今年是決戰年

方秋華

人變與事變

萬異

知識青年從軍與青年問題

馮友蘭

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展望

王新命

我國邊疆宗族政策及今後責任

許崇灝

人物，思想

王陽明傳略及其學說

李瑞安

國際文選

英國人眼中的德國

蘇聯眼中的日本

日本的力量怎樣

滇緬戰后與滇緬路

歐洲憶游

謝貽徵

科西嘉兄弟

趙華琳譯

經緯出版社印行

天原電化廠

出品

化學工業之基本原料：
 液體燒鹼 (49°Be°)
 合成鹽酸(不含砒素) (20°Be°)
 漂白粉 (35%)

轉運酸 (比重1.19)
 附設 天盛耐酸陶器廠供給化學工業
 之基本器材：
 蛇型冷磁管，
 吸收塔，
 耐酸磚， 耐火磚，
 陶管，考克，
 及其他各式化學陶器。

天廚味精廠四川工廠

出品

味精
 乃植物蛋白之水化物為經濟之
 營養調味品
 葡萄糖
 補血健胃增強體力
 糖精
 Vitamin B Complex
 澱粉
 除食用外，並可作電池，紡織
 等工業原料
 鹽酸
 塔格來夫法製品
 芒硝

廠址：重慶化龍橋對江貓兒石
 電話：相國寺九五〇一二
 辦事處：重慶林森路十六號二樓
 電話：四一〇九六
 電報掛號：三二二五號

編輯兼發行 經緯出版社

總校 蕭作霖

重慶郵政信箱481號
 地址：重慶南岸新街
 市場55號

印刷者 自由西報印務部

總經售者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通遠門外

代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經緯

月刊

本定期定價每冊十四元

訂閱 半年十四元
 全年十八元

第二卷第十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日出版

論著

今年是決戰年

方秋章

今年是民主國家反侵略戰爭的決戰年。今年的戰爭，雖不樂觀說今年戰事完全結束，但今年可以決定戰爭底勝利屬於那方面。這毫無疑問地，今年大戰的勝利是屬於同盟國——民主國家這方面。

民主國家今年怎樣取得決戰的勝利？我們可以從世界戰局和大勢上觀測。為同盟國一環底我們中國，今年在對日作戰上怎樣取得決戰的勝利？這就要看我們在軍事上政治上，甚至外交上如何去作？總之，勝利是不虛等待的；它不是大自然底雨露可以自由下降；它不是大自然底草木可以自由生長。勝利是要用努力去爭取的，尤其是對日作戰勝利底決定，是要用最大底最後底力去爭取的。

今年民主國家反侵略戰爭的決戰年，現在我們先看世界戰局底前程，同盟國怎樣取得決戰的勝利？

先看世界戰局

先看歐洲戰局。依我的判斷，西歐戰事今年可能走向最後和迫近結束的邊緣。可能的情況有兩個：(A)是德國軍事上的戰敗。從表面上看，德國向比利時攻，似乎還有很大底潛在力量。其實，希特勒的軍力已很弱，他正靠着後備軍(這支後備軍多是產業的隊伍)作戰，其他原料和煤油的供應，大部要靠科學代用品去發揮威力(其實科學代用品本身就是原料)。德國多年來一貫的戰略，是在國境以外作戰，就是戰敗也不願在本土以內，所以當

盟軍突入萊茵和薩爾區域的時候，德國反攻了。照我的看法，這反攻不會持續很久，力量發軍亦不會大，這好像上次世界戰爭與登陸和魯登道夫最後向西綫反攻一樣，至多延長一些時日吧了。在今年，盟軍可能在齊格非防線把德國擊破，并且英海軍還可能揚威丹麥，開闢進攻德國的新戰場。如果盟軍能夠東西夾擊，這就是說蘇聯今年能攻下敦沙和東普魯士的話，則美英蘇大軍可能更進一步挺進德國本土，甚且指向柏林。是這樣，今年盟國在軍事上戰勝德國，決非理想。(B)是德國的屈服。現在德國的人民和地主貴族都不願戰爭持續下去，現在作為支持戰爭中心底，是以納粹作基幹的新國防軍，這支後備軍的力量很薄弱。無論希特勒怎樣總動員新軍，又怎樣克復各國防軍的現狀底醜態，今年德國內部很可能再重演一次反希特勒的運動，這一次內變如果發生，就會迫使德國在政治上屈服。不過這情況的發生，是要盟國軍事發展來形成；蘇軍攻下東普魯士，德國地主貴族就屈服；英美聯軍攻下薩爾區域；德工業家就會屈服。

不過，今天的歐洲也并非完全没有同盟國的危機，事實上已有危機潛在和長成。這危機可能延長戰爭，延長希特勒的生命，甚至播種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這危機是什麼？就是面對着今天歐洲的政治問題——包含着巴爾幹問題，希臘政權問題，甚至說全歐歐洲解放區民族解放運動的問題。這些問題波動着英蘇關係，可能

形或歐洲新的危機。如果羅·邱·史能於會晤以後，克服這些危機不讓它存在，德國在軍事上或政治上的戰敗，是可能的。

再看太平洋戰局。依我的判斷，今年太平洋戰局有更好的形勢出現。美軍在菲律賓羣島作戰一定勝利，并且繼續還有更大的勝利在今年來到，在在美軍在菲律賓作戰底戰果正繼續擴大，并且已在呂宋島多處登陸，美軍在呂宋島的馬尼刺，為美國海軍根據地，這地方攻下後，日軍東進達中太平洋和南中國海的交通將被截斷，無疑地新加坡的海上交通亦將封鎖而發生凍結的現象。

美軍在菲律賓羣島完全勝利後，必然繼續發展戰果：次一步棋，不是從呂宋走向台灣，而是以菲律賓為根據地，登陸南中國的新巴特來及西沙羣島，海南島，越南和中國沿海岸地帶。美軍登陸的作戰目標雖不能肯定，說，次一步棋，必然在那裏登陸；但美軍的戰略目的，必然是最，指向中國沿海岸，非毫無疑義。

再次我們可一判斷，由於太平洋戰局有更好形勢的出現，今年中國大戰戰場必然有更大的轉變。尤其是中國新在戰鬥力之勃興，和印公路路開通成功，將完全轉移大戰戰場的形勢。縱然日寇最後的呼吸，還夢想向緬甸、印緬一擊，但地最後的掙扎，必然會在這方面遭遇失敗。中國新的大反攻，包含着盟軍的互助，（那當然也是最大的互助）向着海邊競走，與美軍在南中國的攻勢緊密配合發展。如太平洋和東南亞方面的日寇崩潰得很快，則中國戰場的大半，在今年必然飛飄着青天白日旗無疑！

中國怎樣配合新形勢爭取勝利

勝利不是等待來的。我們中國為迎接這形勢之來到，應該怎樣在大陸戰場上爭取決定底勝利呢？

先從軍事方面說。現在我們軍事上最重要的工作，是建軍，建軍！至如何建軍，路線很多，這裏且不多說，但最重要的：（A）是現役官兵佐士兵待遇的提高，尤其是文武官職要做到「同階同工」，才能夠表徵軍人第一底意義。（B）現階段的兵員動員關係建

軍很大，所以今年建軍工作要以兵役為第一。兵役的徵集技術需要改良，大部份未動員的人員，需動員到兵役部門，以備擴充役軍隊。（C）與兵役行政緊密結合的，是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在今年還需要進一步的發展。不過士兵待遇與維持權利，在今年必須要做到底，知識青年一律，無分軒輊，才算合理。

再說政治方面。今年政治需要很大的革新，樹立新氣象，以轉移風氣。局勢的改進而趨不夠。怎樣革新呢？可提出討論的辦法很多，而各方面也有許多意見發表。我以為最重要的：（A）引導抗戰建國的國民黨，內部方面需要新的革新。國民黨是進步的政黨，黨內有不少青年的進步的優秀的黨員，時代需要他們站起來，並需要他們去爭取決定勝利。所以黨內的革新，首先應該注意這新組織去發生新的力量，以負黨和國家的時代任務。（B）黨內黨派政團和在野名流學者，也有不少優秀份子，應該吸收到政府中來。一個進步的政團隨時代的前進，要不斷納入有經驗有經驗的人才，才能夠增進行政效率，樹立大政治的新風氣。（C）政治開明，實行政治氣象一新之後，就必然可以肅清貪污類風。同時加強各級民意機關，提高其職權，也是民主國家應走的途徑。事實上，現在各級民意機關的組織還不全，若十代表「民意」的參政參政員之流，應該受時代淘汰而未淘汰，他們對民主的阻力，也應該產生昇華底作用。（D）此外如切實保障人身，言論出版自由，以及改革教育制度，刷新外交，實施戰時經濟政策，發展緊急動員等。都是今年政治上應有的革新。我在這裏所提出的僅是最簡單的原則吧了。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軍事是政治的一種手段。我們今年要配合新形勢以爭取決戰的勝利，必須首先在政治上軍事上，樹立新氣象。要這樣，今年在對日作戰上才能取得決戰的勝利！

今年是民主國家反侵略戰爭的決戰年。無疑地，今年戰爭勝利的決定是屬於同盟國這方面。作為同盟國一環底我們中國，在決戰的今年，一定要爭取得決戰的勝利！

人變與事變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需要，故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熱情。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變了，則作事的人也發生了問題。第一他做的是不是時代所需要的？第二，時代需要的事他能不能做？第三，如果他做的事非時代需要，而時代需要的他又不能作，他可將如何自處，國家社會又當如何處他！

這些問題表面上看似乎很明顯，很容易解答，骨子裏却包含着極複雜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能解決的難題在。多少英雄豪傑失敗了，多少政府多少國家場台了，不是爲了別的，正是因爲對於這些似乎明顯而實不明顯似乎易解而實不易解的問題缺乏認識未能解決所致。

成功最難。成功後能進步更難。西語有言：「一或百安」。(Nothing succeeds like success) 人類的心理是奇特的，再加上物理學的特性，他很容易相信一次對了永遠不會錯。一次成功再也不會失敗的。成功後的現狀是美滿最完滿最甜密不過的了。這應當是保守主義最高的心理根據。在保守主義者看來，他是有物可保有事可守的，而他最要守的就是最好的。

我作學生時曾流行一種最時髦的口號，就是那時人們所喊的反對昏庸老朽。那時似乎四五十歲以上的人都是昏庸老朽。那時人們心目中想望的是甘羅十二歲作太宰，顧少川二十歲作總理的壯觀。抗戰以來似乎流行一種最可怕「少不更事」的風習。這是在四五十歲以下的似乎已被打在一少不更事」之類。我有一個朋友三十歲作科長，我聽縣長一個長聲說，他「升的很快」。我的又一個

朋友告訴我，說美國人說：「生命從四十歲開始」。(Life begins at forty)

這有什麼意義？這是社會心理。任何一個時代的社會心理都影響政治心理，社會的一切都能反映到政治，一般人徒然看見政治的不進步，當他專心一意來批評政府時，他已忘掉他的政府所賴以存在的社會背景。他似乎已忘掉他的社會的種種。不錯，政治也同過時來影響社會。甚至有些人以爲政治可以左右支配社會，以其政治開明社會必然改觀必然進步。對於這點我們無法多所申辯，因爲弄到最後可以弄出先有雞蛋先有小雞的問題來。但我們不妨粗作結論說，在大體上政治心理門下過社會心理，社會不進步，政治難得有進步。有人說凡能使社會進步的總統可稱之爲政治科學，教育、技術、工業，都不妨放在政治的大衣底下。這也許是正確的看法。但不失爲籠統的看法。我們無從籠統，想就各名詞的本義以使用名詞。我們看一百年來英國政府有如許進步，是因爲英國的國民教育普及地方自治發達，工業革命成功。沒有這些東西以前，英國的政治並不光明。沒有這些東西以前英國人也未曾不想把政治弄好，和我們抱同樣想法，以爲政治好了，社會也萬無不好之理。但他們的經驗告訴他們這是不行的。沒有好的上下水道，電燈電話，街道住宅，清潔衛生，想要把市政弄好是不可能的。我們自從抗戰以來很想從政治上打條出路，要政治來領導社會，但這工作是失敗了。社會的力量大於政治，政府處，不過社會，統制物價就是當前最顯

明(不是最好的)的實例。政府實行，社會說不行的，是不行戰勝；

政府說不行，社會說行，是行戰勝。這戰已成了定局，百試不爽。因此政府要向社會求饒。這種現象，自國來民族戰勝者，實在是痛心。自政府責任和地位動搖看，毋寧覺其可恥。我們的國家已明白在「國父遺教」和抗戰綱領下，我們的最近時期的綱領莫過於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但我們還良心來計算一下，八年來我們民族的準備工作（政府的動作在內）在大體上是未能作到以軍事和勝利為第一。中軍和滿桂的敗戰乃至敵人的騷擾，已無情的赤裸的說明了我們整個民族的動作是未能作到以軍事和勝利為第一。

什麼原因？什麼道理？一言以蔽之，社會的麻木容礙了政治上的停滯。以四萬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兵源人力竟成問題。以抗戰局而如此緊迫，而許多與戰事無關甚至違反抗戰利益的事却不斷在作，幾乎天天有新的銀行在開幕，游泳池體育場也有人主張趕修。從事情本身而論，沒人能否認其重要性或說是不當的經營。但這一切正犯了我們開頭所提出的第一問題，中所含的毛病，即這些工作不具此地此時的需要。很清楚地，不開銀行不修體育場，或少開少修，我們依然能打倭寇；但使士兵饑寒，裝備腐劣却很難向敵人進攻。天下事，其道理之顯應無過於此。

但我們再進一步分析，什麼力量使我們的社會麻木。社會是活的不是死的，社會的「活」的中心在人而且是人。人的要素是思想、精神、智慧、志趣、能力等等的集合體。任何社會，乃至任何社會階層，其表現思想精神智慧志趣能力的途徑都有一定途徑，這可稱之為主流。主流領導潮流，支配眾流。今天我們的社會主流顯然是在一部分人的手裏，無論他在那一階層，什麼職業，有何政治色彩，他們一個共同具有的特點是「上」或「成百安」的氣味。主流的保守應是整個社會麻木的最主要原因。我們的本思想方式是「不願索解的」。第一，天下有什麼新的道理新的辦法，還有是我所不知道所

不能用的？第二，即使我不知我不能，你們知的話的警告了我，我不是也該知道就夠了嗎？第三，若沒有人指出我的不知和不能，那就是我知我識的最好證明。因此，有我在天下萬事是不會錯的。英前首相邱溫說的好，若是我失敗，更無人能成功。由此一推，「一非我不行」的結論是不難得到的。在從前有人喜歡別人向他說「此人不出於天下蒼生何」！在今天又有些人慣於想「我若去了天下蒼生何」！其自信力之強，實在是使人佩服的。

不幸許多有自信力的人往往做出一些不大取信於人的事情來。所以「於天下蒼生何」的思想，出發，究其所持不難是「誤看天下蒼生」。有誰不會在這七八年來吃虧或吃虧到我們社會麻木的苦頭呢？可惜一般人見表面不見底裏，知其一不知其二，以為這完全由政治不好，那知政治不好是完全由於社會麻木呢？

好了，政府現在為了順應輿情，刷新庶政，在改革進步了已着了社會的先鞭，我們進一步希望社會百行雜技各業各界的領袖（我所謂主流）起來響應政府刷新進步的決心，都能革除舊污惡染，不要作新民而且要作新事，這樣我們的政治上人事更新才有着落有意義。否則雖然政府刷新人事，使社會一仍舊貫，到處是舊日的關係，舊日的人情面子，舊日的作風，作法舊日的把戲和勾當。則其結果必然是人變而事未變。變人不變事，等於無變，因為不以事論人，以人論人，則甲人猶乙人，乙人猶丙人。除開有利害關係的個人而外，對國家對社會又有什麼意義什麼好處呢？

我們以上這一套分析希望已解答我們在開頭提出的三個問題。歸結一句話，我們所看重的變事而不是人變。惟其因人不變事不能變，我們才主張才變人，但入變之後又有兩個可能，即（一）事亦變，（二）事仍不變。我們願見實現的是（一）不是（二）我們也這樣的期待。

知識青年從軍與青年問題

馮友蘭

在無論甚麼時候，戰爭的勝敗，決定於兩個因素，一個是組織，一個是兵器。若兩方面的組織相同，則兵器優者勝；若兩方面的兵器相同，則組織優者勝；若兩方面的組織兵器相等，那就如小說中所說：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只殺得難解難分。歷史中所謂百年戰爭，都是這樣打出來底。

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德國與日本的組織，不能說不是強固，但是因為他們的工業不及同盟國，所以在兵器的質或量上，就成了劣勢，而以日本為尤甚。他們的惟一底希望，在於民主國家不能有強固的組織，等到民主國家亦表現有強固底組織的時候，他們的必敗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

就東方說，日本是必敗了。是日本的敗是不是就是中國的勝利呢？這就要看中國配合盟國作戰的成績如何。這在國內國外的政治上底影響是至深且鉅，政府於此時發動知識青年從軍，以期配合將來盟軍作戰，這真是當前底切要之圖。

近來有所謂青年問題，這個問題是複雜底，但是也是很簡單底。青年大多數是純淨簡單，因為他純潔，所以容易為理想所感動；因為他簡單，所以他易於感化幻滅。他為理想所感動的時候，他

可以不顧一切，勇往直前；他感覺幻滅的時候，他憤恨，他惶惑，他煩悶，意志薄弱底就悲觀，就墮落。民國以來，歷史上幾次大底變動都表示這種情況。中華民國是知識青年建立起來底；黃花崗長眠底七十二個人，都是知識青年。但是到民國的招牌掛起以後，知識青年發現他們所得到底只是一個招牌，他們感覺幻滅了。在民國初年，知識青年墮落底實不在少數，在民國初年北平八大胡同（妓院所在地）顧客最多底，有所謂「兩院一堂」，兩院是指參議院參議院，一堂是指大學堂（即北京大學）。一堂中底六個知識青年，但兩院中之知識青年（以三十五歲以下者為知識青年）亦超過半數以上。一部分墮落到花天酒地中去了，但是另一部分青年的憤恨惶惑，引起了五四運動，以後黃埔建軍就是這種空氣之下成功底。

那時候北方知識青年，都聽到「青天白日滿地紅」五個字，能感動得流淚。那時候從開封到廣州，碰見一個從南方來底人，問廣州情形，他說：既然要去，就不必問情形。我到廣州的時候，國民政府的政權所及，只是廣州周圍，不久黃埔新軍就出發打惠州，我代廣州以後，知識青年，至少一部份，又感覺幻滅。二十六

年全面抗戰全體知識青年又爲理想所感動，但自武漢之役以後戰事停頓，知識青年便又逐漸感覺幻滅。使他們感覺幻滅的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爲政治上社會上有許多不合理底事，是其一原因。比如說，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本來就是一個不合理底口號，有力者不出錢了以是因爲他沒有錢，有錢者不出力，不見得是因爲他沒有力。但是等到有力者既出力又出錢，有錢者既不出錢又不出力，那不合程度的程度，就到了極端了。諸如此類的事，擺在面前，太現實了，以致於比較遠一點的希望，例如開羅會議決定歸還台灣等等，就不能激動所有底知識青年的熱情。

現在反攻時期快到，政府正式號召知識青年從軍，以便與盟軍聯合反攻，已經有許多青年響應了。對於這些首先入伍底知識青年，我們抱有無限底崇敬，但是將來大反攻的時期到來，十萬知識青年一定不夠，爲要使更多底知識青年都到軍隊中去，是要緊底是我們的政治上社會上，都需要立時做幾件令人耳目一新底事。政府固然已有諾言，在抗戰結束以後，有幾項重要的措施，例如開國民代表大會，施行憲政等，但在這個時候，似乎祇是諾言還不夠。在青年熱情高的時候，他易於信；在他感覺幻滅的時候，他易於疑；在他易於疑的時候，最好有事實叫他看，纔能鼓舞他的精神。

這樣根本的一點，就小節方面說：政府所提示對於從軍青年底優待辦法，有機會可以先行實際底表示。例如考試院教育部交通部所舉辦底留學考試，至少使一兩萬知識青年專心預備考試，無暇考慮別事，這與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不能說是沒有妨礙。但既有這種考

試，不妨就此實行政府所說過有考試先從通軍底人，儘先錄取的話。這次從軍底青年，雖到二年後，但如有考試的機關，以後從軍而後又復學或爲公教人員底人總也不在少數。這次考試就應該將在軍隊服務亦作爲資格之一，立刻儘先錄取有這種資格的人，這也是一種鼓勵之道。

諸如此類的事要多做，而且要快作。歐洲人與亞洲的戰爭，隨時都有急轉直下的可能，如果大聯盟軍已到，而我們沒有充分底部隊與之配合作戰，他們是不能算我底。若他們單獨打败了日本，日本固然是敗了，但未必就是我們的勝利。我們以大強國之一的地位，是七年來戰死底人所掙來的，若因我們後死者的不努力，使已得的又失掉，或更有別的失敗，他們是死不瞑目的。

聚興誠銀行

分行支處 遍設各地

- | | | | |
|----|----|-----|----|
| 重慶 | 樂山 | 貴陽 | 昆明 |
| 瀘縣 | 新都 | 衡陽 | 上海 |
| 成都 | 合川 | 五通橋 | 沅陵 |
| 內江 | 宜賓 | 趙家渡 | 常德 |
| 萬縣 | 石橋 | 柳州 | 漢口 |
| 遂寧 | 南充 | 北平 | |

總管理處及渝分行重慶森林路
董事長兼總經理楊榮三

電話 82114 郵部掛號 55114 辦事處電話 57314 辦事處掛號 5572

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展望

王新命

一 一個未知數

在到處歡送知識青年入營的聲中，大家必都覺得：我們已經有一種新生的力量，足以適應今年決戰的需要，並且足以適應將來國防建設的需要，我們抗戰的必勝和建國的必成，實已毫無問題。但我們個人的感覺，則稍有不同。我在一方面，也感到國族新生的可喜，看到抗戰前途的光明，但另一方面，却覺這一新生力量還很脆弱，如果政府和社會不能盡其愛護培養的能事，則目前春華秋實的預想，就還是無根據的樂觀。我敢直告政府當局社會人士：由於知識青年的陸續入營，我們的抗戰史確已翻過嶄新的一頁。但這一頁歷史上面，截至今天為止，還只寫着「知識青年志願從軍」八個字，其餘的一切，全是未知數，必須等到一些未知數變成已知，而且無一已知數不是增加抗戰史的光榮，然後這一篇嶄新的歷史，才可以說是充實而有光輝。但欲知道這一些未知數變成已知數，而且無一已知數不是增加抗戰史的光榮，却是相當繁雜的事，必須上自政府當局下至社會人士，都能夠慎始以圖終，兢兢盡可能的範圍，維護培養這一新生的力量，使猶未有幹猶未有枝的青年志願軍，能夠幹固枝榮，花繁實茂。

爲了希望政府當局和社會人士都能夠慎始以圖終起見，我特在這裏討論一下知識青年志願軍從臨到實現的過程，說明其性質的所在，然後再就必須如何維護培養方面這一新生力量成爲抗戰主力的問題，真其一得之愚，聊備政府當局社會人士的採擇。

二 徒法不足以自行

卅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兵役署以談話方式宣布：從三十二年一月起，凡學生年滿十八歲者，即應服兵役。其徵集方法與一般壯丁完全相同，一經中籤，即依其程度，配服役務。學生中籤後，除高小或初中學生不能緩役外，如係高中，專門學校或大學。距畢業時期不滿一年者，准其延至畢業後再行入伍。服役期間，定爲兩年。其已取得預備軍士資格者，得成爲一年半，取得預備役候補軍官佐資格者，得成爲一年。學生經徵集後，將依其程度及志願，分別派往軍中隊、陸軍學校、練習隊、學兵隊、模範隊、機械化部隊、憲兵團、砲工兵、通訊兵等部隊，或服軍隊政治、經理、交通、軍醫等工作。這可說就是當局決計徵集知識青年從軍的第一聲。但在這一聲之後，並沒有嗣響，三十二年一月又在「仍舊貫」的兵役措施中悄然度過，學生並未成爲事實。

到得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國務院頒布了新兵役法，意在矯正原兵法學生公務員不服兵役的流弊。法中借尊「以上學校中未滿二十五歲的學生可以緩徵，公務員在薦任以上經銓敘合格者，可以緩召，比舊法甚確有進步的。所以，同年四月四日何應欽氏在國府紀念週中的報告說：「學生、黨員、團員、公務員，凡屬中華民國的國民，均要負起保衛國家民族之責任，實屬適合民主國家的精神，可能盡其力量，充實其戰鬥力，遂成爲國家的柱石。不特如此，兵役法僅管有修改，而各級兵役機關，則幾視新兵

役注如無物。結果，在學校方面，固無一學生被徵，即在機關方面亦無一工友被召；何總長所謂「民主國家的精神」，既未實現於兵役行政之中，軍隊的素質和作戰的力量，自然不因此而有所增進與加強。其留與世人的印象是：徒法不足以自行。

到了十月間，青年團中央團部，通令各級團部，鼓勵團員投效服役，對響應者有甘肅支團武德分團的武德團等十二人，湖南支團瀏陽分團的壽建春等四人。這就開了團員響應的端緒。

這時候，各地雖有學兵隊之設，但實際上學生及其他知識分子報名從軍的並不甚多，並且每一個知識分子從軍的目的，都是去做政治工作或軍官，誰也不願意做一個普通的戰鬥死兵。

三 遠征軍的成長

同年十一月十四日，蔣中正氏以四川軍務委員會參謀長的資格，到三台各校宣講：「學生對兵役的責任」第三天，報名參加遠征軍的學生數達三百零四人。其中東大二十八，中一有一助教，省立高中三十五，十八中學一百三十五，縣立中學一百零五。這一來，學生從軍的潮流，才真的展露。為了適應從軍知識青年的要求，軍政部於去年二月成立教導團，訓練以遠征為目標的知識青年。同時政府並就專門以上學校，徵集隨軍譯員。從此一向成爲囤積知識青年倉庫的學校，便讓軍事動員的手敲破了大門。

可是，成爲囤積知識青年倉庫的學校大門雖已讓軍事動員的手伸入，是附有條件的，其條件爲出國遠征。爲什麼要附上這遠征的條件？理由很簡單：一般軍隊的待遇太壞了，知識青年雖有報國的志，却忍受不住那種非人所堪的待遇。只有所享受待遇大體上還過得去的遠征軍，才有吸引他們的力量。

從去年四月起到去年十月止，我們前後得失互見：一方有緬北

滇西的連戰皆捷，另一方有豫中湘桂的累戰累敗。在豫中和湘桂戰事連敗之後，將士怨憤的改善和知識青年的從軍，更都成爲迫切的需要。因此，當局遂一面着手改善將士待遇，並在改善待遇之中實行募軍，一面則號召知識青年從軍，奠定一徹底建軍的基石。

四 十萬智識青年志願軍

號召知識青年從軍的號聲，發於十月十五日。在號聲發出之前，中央曾於十一日到十四日的四天裏，舉行發動知識青年從軍會議，參加這一會議的，有中央各有關部各省黨部團部，各級政工人員暨教育界人士一百五十餘人。先後召開大會二次，分組討論會二次。中央委員長曾蒞會兩次，闡述知識青年從軍的意義甚詳。他希望此舉除增強國軍戰鬥力，促成抗戰之外，且能提高青年愛國家，愛民族，愛國家，救民族的熱情，轉移社會對於當兵不正確的觀念，而造成一軍中第一，一軍人第一的新風氣與新氣象。殷切期望政府公教人員及黨部團部工作同志，能以身作則，首先倡導，發揚「國父當年犧牲奮鬥的精神」。同時並宣佈：已指定兩公子經國緯國，首先應征從軍。這一舉動，很迅速地掀起了知識青年從軍的狂潮。但從狂潮起而後，因爲當局定十萬知識青年志願軍的名稱爲遠征軍的緣故，各地報名從軍的知識青年，多向招募駐印軍及緬甸遠征軍的機關報名，並且不知道這十萬知識青年志願軍的任務，並不限於遠征，所以最初爲響應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而報名的，後來全由教導團送他們到印度，並且名額還超過了教導團的預定。好在滇西緬北也都需要知識青年參加戰爭，去提高士兵的質量，在名額上遠征軍與駐印軍暨緬甸遠征軍這三者雖有區別，在實質上則同係發動知識青年從軍的巨大收穫，並不抵觸中央發動知識青年從軍的旨趣。

其後十月二十三日，蔣委員長發表告知識青年從軍書，告訴知識青年：『現在我們經歷了七年餘的艱苦抗戰，而且已到了決定勝敗的最後關頭，今後的一年，將是我們爭取最後勝利的一年，也是決定我們民族盛衰、國家存亡的一年，這正是我們知識青年報效國家千載一時最難得的時機！……如果我們知識青年，至今還是漠視國家的安危，坐視將士的浴血犧牲，而不痛改其本身已往苟且偷安貪生怕死的惡習，仍以社會上的特殊分子自居，則亡國的慘禍，無可倖免，而中華民族世世子孫將萬劫不復了！』他並且提倡了寶貴的『重軍』，鄭重宣布：『凡是立志革命，決心報國，願與我同患難，共榮辱，來做我部下的青年，我必與之同生死，共甘苦，視之如子弟，愛之如手足。』這一來，知識青年從軍潮，更立刻顯出連錢塘江的最高潮都要失色的壯觀，而十萬知識青年軍的基石也隨之而奠定了。

由這風潮壯闊的十月下半月，到日進千里的十一月底，報名從軍的知識青年已近十萬之數，在十二月底則為十一萬餘；其中女子報名的人數也有好幾千，更是這一潮流的特色。應因交通困難，這道從軍知識青年徵集不易；檢查身體不能人人合格，發生了一點淘汰的作用，現在受征集的人數，還不滿十萬，但這也只是時間的問題，無疑的可以讓時間去實現這一數字，至多不過要延一點時間才能編成十萬的青年軍而已。

五 志願軍的特質

這一知識青年志願軍的特質，是值得提一提的。大家都知道；我們在事實上有特殊階級於國家，這一些特殊階級，就是知識分子。事實如此，所以雖在長期抗戰中，知識分子以戰鬥列兵身分出現於戰場的事例，並不多見。知識分子雖也願為從軍，然其所欲擔任

的角色，實止於政工，或待遇優越的空軍人員。不過戰爭本身就是最好的教師，戰爭時間愈久，知識分子所受的教訓就愈多。除了一部分固執大宇固定化，至今『仍以社會上的特殊分子自居』，無法『痛改其本身已往苟且偷安貪生怕死的惡習』之外，頭腦尚未固定化的一部分，則隨着階級的目的益發張，漸有投筆從戎的志願，如果過去我們軍人的待遇差強人意，訓練方法不帶疲勞訓練的色彩，服役三年的原則能算算，且他三年之前，必自願從軍，而無待於今日。不幸的是：過去我們軍人的待遇過於菲薄，訓練方法亦不甚合理，執行役政的等級幹部又或與士卒狎為奸，或則貪污擄掠，賣下賄賂，驅拉硬派的事例，舉不勝舉，三年原則，當然無存，於是他們雖有投筆從戎之心，却又有入營如入牢獄之懼，終至裹足不前，惟有坐視階級的日益趨緊。直到當局前年竟抄有遠征軍的組織，並以『實保其待遇的特優，他們這才投袂而起，從軍報敵。我們由此可見，這幾年來的戰爭，的確已打破了若干以特殊階級自居的知識分子的觀念。只要當局有辦法，這些舊觀念業已打破的知識分子，就天然會走到軍營，去盡其國民應盡的天職。現在當局，除了以遠征軍來容納這一些分子之外，又以知識青年志願軍的名義，來容納他們，實是爲了適應那些已有新觀念的知識青年的從軍熱。從這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這一志願軍的性質。是在於其成員全是有覺悟的知識青年，在他們頭腦裏面，已經很清楚地所留給他們的自私自利的封建士大夫的餘毒，他們雖還不曾徹底平民化，不去和一般農民出身的軍隊同甘苦，但其階級已不像過去之遠，只以領導他們的當局能向着以平等爲原則的役政和一切爲前線的軍隊待遇而邁進，因此日入營的知識青年，他也會逐漸願意和一般士兵同甘共苦，並肩作戰。

總之：志願軍的特質，在於其成員全是特殊階級中的進步分子

。這進步的分子最接近不民，這不民的傾向，正是建軍的良好基礎，並且是建國的良好基礎。因為建國所不可缺的是民主的勢力，而他們就是這一民主勢力的代表。

六 應有的顧慮

由於志願軍的次第入營，不論是誰的，海軍、都會作出美國... 我們歷史的衝動中，才高者知知識青年志願軍一八個字... 我們必須顧到事實的，現在事實上我們還有許多應顧慮的事... 第一：若我們看起來，一萬知識青年的數字，或者可以說並不... 第二：在實際上，這一個數字決不許多。一期我們不止要收復全部... 第三：在我們看起來，一萬知識青年的數字，或者可以說並不... 第四：在實際上，這一個數字決不許多。一期我們不止要收復全部... 第五：在我們看起來，一萬知識青年的數字，或者可以說並不... 第六：在實際上，這一個數字決不許多。一期我們不止要收復全部...

都改民營行全... 總動員，全國人民無不職業的種類和智識的高下，對於兵役無不應征。一在道情形下面，盟邦的知識青年，豈不全在

軍中？譬如英國，其總人口不過五千萬，但其動員人等而已達二千四百萬，平均每個人中，就有一個軍人。而英國國民教育程度是最高有名的，今姑假定兩個英國軍人中只有一百知識青年，那他的從軍知識青年，也有了一千二百萬，若以我們的十萬比英國的一千二百萬，豈不成一與一百二十之比麼？我們軍中知識青年的數，比較上是這樣的少，那說，止在作戰中其力量薄弱，將在將來的建軍建國中也不能說很大的數字了。

第三：在這一戰中，從人力方面來說，單是數量的優勢，共不中的，再加之質量的優勢，然後才顯得有用，這有用之數多實好的人力，要有物力的配合，然後人力方面數量和質量的優勢，才有其充分發揮餘地。現在我國雖已發覺知識青年從軍，法造成隊的質量優勢，另一方面也正向着加強武器的裝備而進，法造成隊的優勢，但物的優勢非充實武裝一端所能造成，必須能夠實現一切為前線的理想，優勢才有完全告成之可能，我們如果不能實現一切為前線的理想，那前方就多了裝備良好的計萬知青年軍，其效果就未必能如我們的預期。並且一切為前線是全體軍人的要求，這一層如果做不到，當局今後若需大量智識青年去從軍，其號召也就會發生圓滿的效果。因為知識青年是帶着一切為前線的理想變成現實之後，才會踴躍從軍，這毫無可疑的事實。

由此可知：在當局不決定再行擴大知識青年的徵集之前，這知識青年志願軍的力量是不夠大的，在一切為前線、實質辦法未產生之前，要繼續徵集大量的知識青年，也不是轉而妨礙的事。海軍部長在「告知知識青年從軍書」中曾這樣說：「全同胞都應以軍人為楷模，適應者踴躍踴躍從軍，而不及於超額的更要尊敬軍人，愛護軍人，隨時隨地要為前線的軍人服務，要為軍人的家屬服

身，成全國運動，有一個人第一」的觀念。「我們希望大家對此都有充分的覺悟。」

七、結論

十萬知識青年的組織，當然是一種新生的力量。這力量在決戰年的今年，必然能夠開始放出勝利的奇光，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必須知道：這能夠在決戰中開始放出勝利的奇光的知識青年軍，必須在下列的條件下，才能夠成爲抗戰建國的主力：第一，數量必須發展到百萬，至少也要發展到七十六萬；第二，上自政府當局下至社會人士，必須能舉一切「前綫」之實，盡其後盾的責任；第三，大家要努力澄清政治上的積弊，力挽社會上的頹風，務使知識青年所痛恨的一切惡現象，能逐漸減少而終於消滅；四，大家對於經濟上高利金融和銀行商業，必須盡撲滅的責任，並須導引金融注入工農生產的事業，務使我們的戰時經濟生產能夠配合軍需和民用的需要。因爲時代的使命太重了，並不是十萬知識青年所能完全担負，必須增加他的數量，然後他們才能夠担負得起。同時，他們的從軍，是爲國家民族而戰，不是爲用血肉來替換劣劣及高利金融資本未暴利商資本安富尊榮的長城。他們自不能不要求一切「前綫」的實現，也不能不要求政治和社會的合理改革，更不能坐視高利金融和暴利商業的傷國計，戮賊民生。我們必須能夠滿足他們這種合理的要求，然後他們才不會發生究竟爲誰而戰的疑問，才會格外樂於捐出血肉去換取戰勝勝利。

如果當能擴大徵集的計劃，徵集六十萬到百萬的知識青年，編成軍隊，全國上下並能設法舉一切爲「前綫」之實，力謀有以適應其對於政治的社會經濟的各方面的合理要求，那我們就可以把無窮的希望都寄托到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期待抗戰勝利的提早

來臨可以期望建國成功的早日實現，可以保證戰後中國的獨立和民族自由都不打折扣的折扣，也可以保證戰後中國統一團結不生問題，任何同胞自相殺戮的內戰不會發生。

現在有人以爲十萬青年軍一經訓練成功，中國一切的問題都可隨而解決，那是極不正當的觀念，因爲建國是極其艱難的，單純量的發展，不能成現代化，建國的困難與不困難，單純量的發展，必須一方有足用的量，另一方有正確的方向。然於才訓練成軍，這軍才起抗戰爭取勝利，爲建國爭取成功的重大使命。革命軍，這軍才起其抗戰力量的光點。

中國農民銀行

辦理農村合作貸款
經營銀行各項業務
承做國內各地匯兌
收受各種儲蓄存款
代辦信託保險業務
特辦土地金融業務

分 支 行 處 遍 及 全 國

我國邊疆宗族政策及今後責任

一、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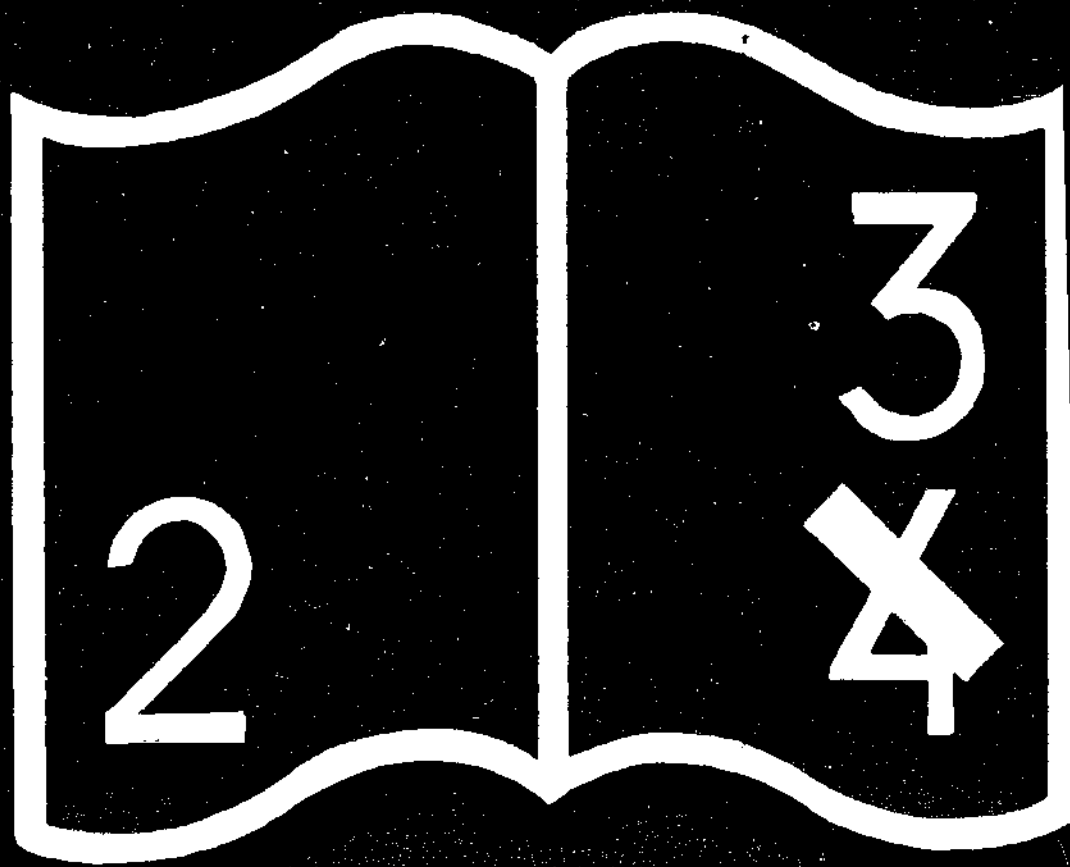
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有對外周圍的國界。接近這國界的國內地區，其所是地他國領土，宗族雜居，交通便，距離統治中樞較遠，夙為國人重視的部份，吾人所謂邊疆，居住邊疆內歷久悠久的各宗族，吾人謂之為邊疆宗族。關於邊疆宗族，國人向來定視的自其父祖幾五族一體互相等的訓示以來，國人對於邊疆的認識及其宗族的休戚，益甚切切，尤以蒙藏青康新疆，諸待發展，轉近以來，視線所集，目標一致。本文目的，是就想歷史上我國對這些邊疆宗族的態度，和總與遺教、總裁言論，以及本黨歷次宣言及議決，指示對邊疆宗族應有的認識和政策，略加研討，以開明吾人當前對邊疆宗族所應負的責任。請先就史實言：

一、吾人先代治邊之同義

先代治邊，遠者不徵，請自周始，約略敘述，以窺一斑。周代治邊，設有專官，如周官四方所掌，於九州九服，能周知其利害，而其官統屬於大司馬。所轄九州九服，當然不祇包括一種宗族，治理的結果，遂如齊慎其責，格矢越裳氏重譯來朝。這豈不是偶然的事實，而是由於周朝的對待各族，除嚴刑，贊等使等邊境，不得已祇用兵以外，還是注重用王道政策來感化，使之慕義。乃至春秋末年，以及春秋時代，如周襄王娶狄女，晉獻公娶驪姬，重耳娶季隗，趙衰娶叔隗，更未有存絲毫的宗族觀念，所以進一

步互通婚姻。孔子作春秋雖主張尊王攘夷，他的宗旨，也是置重文化的溝通，並不存宗族的歧視，因此，「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一成為春秋霸法的一大特色。而魯昭公被祭公謀父諫周天子伐，大疾說：「先王禮德不親兵，有不兵而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而利不」至則修刑，是以進無不聽，遠無不服」。論說載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中庸一書，以「尊德性，道問學，人一，列入治天下勸學的九誥。並指明我國古代對待他國，繼世，舉廢國，治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一貫大道。這都是我國歷代治邊政策的最高準繩。是後漢武帝遣張騫遠西域，當時的大宛康居，大月氏，烏孫，安息，等三十餘國的宗族，都認了我國的文化咸來歸附。而漢書以後，各朝還屢次和邊疆的領袖通婚，最顯著的如漢高祖以公主嫁匈奴冒頓，故帝以宗室女嫁給匈奴者上單于。昭帝以宮人王嬙嫁給匈奴呼韓邪單于，武帝以江都王之女嫁給西域烏孫，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嫁給吐蕃王棄宗弄讚，中宗以金城公主嫁給吐蕃王讚普，都大大的帶去了我國的文化改革了各族的風俗。

由上舉各史實看來，足徵我國先代對待邊疆宗族，素不存宗族差異的觀念，而歷本「四海一家」的宗旨，用精誠感召的方法，使彼此的文化血統，相互交流，以期漸漸融合而成一凝同的國族。先代治邊策略，既略述如上，以足窺見其梗概。現接述近今。



编码错误

三、國父遺教總論和太監對宗族

政策之指示

執近對待邊疆宗族，對於國父遺教，總裁言論和本黨政策者至夥。總觀他的主旨，不但繼承先代的一貫大道，且從而發揚光大之。民國六年，國父在北平對藏統一政治改良會中曾說：「我國以自由平等博愛三民主義，造成共和國。今後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受銅於一部者，（按係指滿清政府）皆得為國家之主體，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即取得國家的參政權」。這一明確的訓示，後來國父在鞏固大綱和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表示更為具體。建國大綱第四條規定：「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自決自治」。同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也曾昭示：「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鄭重宣言，承認中國國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聯合的）中華民國。

以上略舉的這幾項重要指示，是本黨和國民政府領導中華民族團相奮鬥的最高原則。以後歷次大會決議宣言，都有重要的決定。其中最為具體詳盡的，如民國二十四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第八目「邊疆政策」，弘教化，以固國族而成統一。指明「實施總理民族主義之遺教，因應國家當前之環境，必須扶助國內各民族文化經濟之發展，培其社及家族個人自治之能力，尊重其宗教信仰，與社會組織之優點，以期鞏固國家之統一，增進國族之團結」。至於基本實施的綱領，宣言也有重要的提示：「一曰對於邊疆各地與間在西南各省間之民族，其一切施政綱領，以儘先與當地土著人民謀利益為前提。二曰自後國內蒙藏族新舊回族，以及散住內

地各小族選舉代表，必須在當地有確實籍貫者，期能充分表達各族人民之情意。三曰對於上列各地民族之教育，中央應制定妥善方案，而努力以謀其發展，國家對於各族之教育，必須寬籌經濟，確立預算。四曰關於上列各地之經濟建設，應採取行政策，於其原有之產業與技能，應盡辦法使之逐漸改良，俾人民能直接獲利。五曰政府應培養邊疆人才，俾中央及地方得在邊疆地出生之人員，以收兼顧邊疆之效，而厚植統一之力。六曰黨對邊疆民族的政策，既已是這樣的親密密切，應護周至，我政府應並迭次依照黨的決議，從文化、教育、經濟、各方面努力進行，盼了相當的成效。

總裁繼承國父遺教，領導國民革命，在三民主義綱領中，闡明我國民於因來，曾說：「我中華民族，不是一族的民族，完全是以漢蒙回滿藏五個民族合起來，總成功戰個的民族，共享獨立自由的幸福」。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總裁更把中國民族構成的份子，正名為宗族，尤是以表其五族關係的密切。總裁說：「比及辛亥革命成功，我國首先宣布五族共和的大義，以解除國內各宗族軋轉，而致之於一律平等的境域，由此以至今日，我國民政府仍一秉

國父遺教，以中國國民黨歷史宣言，一貫滿清對內的卑劣政策，務使國內各宗族一律平等，並積極扶助邊疆各族自治能力和地位，賦與宗教、文化、經濟，以發展的機會，而增強其向心力與團結力，對於各個國家與中央政府共同愛護，一致擁護，和衷共濟，休戚相關，俾我中華民國日益強盛，而一民主義亦得發揚於世界。這是中國國民黨革命的一貫精神，也是國民黨對內的唯一使命。綜合總裁訓示和國父遺教，及本黨歷次宣言，總之看來，可謂精神契合，脈絡相通。我們今後對於邊疆宗族的責任和努力，自應倍道以上各項訓示為方針，以達本黨革命的目的，並宣揚本國立國的偉大精神。

四、從國旗的意義談五族團結的精神

中國國民黨革命的目標，和中華民國立國的精神，都足以從黨旗的意義上充分地表現出來。在這意義上更可以象徵我國漢滿蒙回藏各族親愛精誠，團結奮鬥的精神。現在這或有人，祇知我國初年所用的五色國旗，爲五族共和的象徵，而不十分瞭解現時的黨國旗含有更深的意義。原來不黨不黨天白日的黨旗，和本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我國都有很悠久而光輝的歷史。黨旗的制訂是遠在清光緒十一年（即西歷一八八五年）以前，國父在中華戰爭失敗以後，領導同志奮起革命，使這黨旗作爲革命軍所用的旗幟。到了光緒二十一年（即西歷一八九五年）三月十六日，更通過化滄幅旗幟代替清國的龍旗。後來黃克強先烈在湖南起義，也曾用這幅青天白日旗爲號召。民國十三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便正式決議，以青天白日爲黨旗，及陸軍旗。至於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國父於清光緒三十一年（即西歷一八〇五年）在外國革命黨同盟黨時，將我國定爲中華民國，同時便主張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爲國旗。辛亥革命成功，回國臨時總統，雖因大疑初定，不使過拂他人的意見，暫行採用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爲國旗；到民國十三年本黨改組後，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便正式決議恢復以青天白日滿地紅三色旗爲國旗，和海軍旗。可見黨國旗制訂的時候，都在五族團結以前，和本黨革命奮鬥的歷史，都有很密切的關係。就黨國旗的意義而言，青天白日旗含有象徵「光明正照，自由平等」的意義。我國古語常以「光天化日」比喻政治修明。青天白日光被四表，正像徵着宇宙的光和熱，爲中國國內各民族，乃至全世界人類，生機暢旺，精神愉快，幸福康樂的源泉。而且我國古

語又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這偉大的古訓，正可以說明，青天白日旗的意義。人，均能均享除黑暗，同，光明的，受平等自由，幸福，沒，族的界限，所以三，義，後同，的便是世界大同。總之，訓釋黨國旗的意義，曾說：「青天白日，就其表示光明的白日；用以象徵我們的革命軍人和革命黨黨人的偉大的人格，光明磊落的胸襟，凍冰清玉潔的姿美，同時又最表示我們國家的偉大」。這正是一種精確透徹的解釋。至於黨旗中間白日的十二道光芒，總之，訓釋說：「就其九輝，的意義而言，就是表示一天的十二個時辰，與一年十二個月。象徵着日月的過去，雖流轉不息，而我們全地球上無不無那一方面的人，却都能夠得到光明的照耀，沒有偏私，更有例外，這是一種何等偉大的意義和精神。比較舊有的紅黃藍白五色國旗的意義，更豐富得多。真是我國五族團結，共同奮鬥，爭取自由平等唯一崇高偉大的標幟。

五、結語

總之以上的論述，我們今後對於邊疆各宗族所應負的責任，無疑地是應繼承我國伊古相傳扶危濟困，民胞物與的王道精神。以國父遺教三民主義爲最高原則，並依照本黨歷次宣言決議的指示，在青天白日滿地紅莊嚴神聖的國旗下，發揮國威，爭取自由、平等、博愛、民有、民治、民享的意義，精誠團結，共同奮鬥，使邊疆各宗族都一致地聯合起來，遵從國民政府最高領袖主席的領導，因時制宜，因地制宜，推進各宗族的心理、倫理、社會、政治、經濟、五大建設，完成鞏固我國邊疆精神國防，和物質國防的重

王陽明傳略及其學說

一 時代

元朝末葉，一般貪污權奸，無知番僧，擾亂社會秩序，破壞民衆經濟，無所不用其極。而當時又有民族主義爲推動革命之主力，故宋元境以一布衣，卒能糾合四方豪傑，推翻蒙古帝國。然而元順帝雖北走荒漠，塞外猶有龐大之武力，關內民衆，尙不能高枕無憂。有明初年，君明臣賢，外患不足侵入中原；及武宗即位，宵小用事，權閹會道，刑藩跋扈，賊寇噴衆，有識之士，莫不爲之惶慮！但，僅惶慮何能解除民衆之痛苦，國家之危亡？若非王陽明先生於講學之餘，精研戰略，嫺習武事，內除國賊，掃蕩妖氛，則明室之亡，何待思宗之殉國耶？故今除對陽明先生「知行合一」之真諦，略加陳述外，對於伊以一學者，建不世武功之經過，及其事前之砥礪奮勉，可歌可泣之種種遭遇，堪爲吾等處非常時期所可取法者，更圖陳之。

二 傳略

王陽明（公歷一四七二——一五一八）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以築室陽明洞中，學者因稱陽明先生。

陽明先生系出右族，義之後，世居山陰，二十三世祖迪功，徙居餘姚，有五世孫，字性常，身秉常，敬常，俱以文學

著。與劉基友善，基荐之太祖，召至京師，年七十，齒髮少壯，太祖稱之，帝之治道，擢兵部郎。後除廣東參議，濟潮民不靖，綱裁書訣家人，獨攜子彥達直趨敝往，諭降粵民，竟爲海賊所執，綱猶諭以禍福；一使汝輩爲良民，當共享太平，奈何自取死亡！賊怒被害，彥達得緝羊皮裹父屍返家，將蔭以官，彥達痛以父死得官，亡去，終身不仕，綱善陽明先生六世祖，其家之忠義，有自來矣。

陽明先生五歲始能言：然而對祖父竹軒先生之著作，即能口誦。據其個人云：「向雖不言，然聞祖讀，已默誦矣。」十歲時，祖父攜赴南京，路過金山，以竹軒先生與客酣飲，賦詩不成，陽明先生在旁索筆，疾書一絕句：「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氣魄絕勝，坐客驚異。少頃，翠蔽月山房，竹軒先生令其再賦，陽明先生應聲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其眼光心力，已洞異凡庸，坐客謂先生之祖父曰：「是兒他日當以文章名天下。」陽明曰：「文章小事，何足爲名！」衆爲異之。十二歲在京師，每酒出羣兒戲，製大小旗幟，令羣兒持旗環立，已爲大將指揮左右之，羣陣狀。一日問師：「天下何事第一等事？」師曰：「取甲第以顯揚耳。」陽明乃泣曰：「一第何足貴乎？第一等事，豈是人間第一流！」師曰：「君子何所貴？」陽明曰：「吾以爲貴者，第一等事。」師曰：「何事？」陽明曰：「吾以爲貴者，第一等事，不貴文章，不貴利祿，不貴名位，惟正氣，管曰：一學如耕種，不遇文人，如遇李杜，一遇詩人：惟

期十，卷二，編譯

治心性之學，以顯闡為短者，乃人間第一等德也。」又曰：「吾之心，即聖賢之心。」又曰：「一滿街都是聖賢。」可見先生自待待人，皆有超凡入聖之目標，決非僅僅然以一技一節詩書技藝為能者，所可矚其上下。章太炎先生曾有：「宋以降，儒者或不屑是，道事難修，降臣賤士亦相屬，此與為益者奚若？不有陽明起而振之，儒者之不與俱優為伍亦幸矣！」可見陽明先生影響於世道人心者如何！

十三歲，母卒，入卒，喪畢，慷慨，習氣節，喜習騎射，嘗游行居庸，紫荆，山莊等三關，日視邊患，對於國家，感憤，除備詢吏落，所以備無之策，經日始返外，乃欲上書朝廷，時其父龍山元左以孝年尚幼，止之。

B 王陽

十七歲七，自京師歸，夫人遂居於都，時時公和江西參議，先生就委書局，不悉日，偶行人柱宮，見道中是加跌即而叩之，相與對坐，談笑，諸公遣人索不得，次日始歸。

十八歲，以人疏歸，姚，舟過廢，謁婁，諒，語格

物之學，尤任其喜，以為聖，必可學而至，又徧考亭遺書，思諸儒謂物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因見竹而心之，沈思不得，致被疾。先生潛心哲學，發明良知，自此始。時值邊警告急，舉朝倉皇推擇將才，無一人應者，先生然曰：「武舉，僕騎射擊刺之士，無稍略統馭之才，平時，不將，而欲臨陣備用，不亦難乎？」遂專究武事，聚兵家之秘密，精研而熟射之。每遇宴客宴會，輒累果核為陣圖，指示進退開闔一方，後成進士，奉命督威寧伯墓，馭夫役以什伍法，日騎犀柝來，馬蹶墮地，從者易輿，不許，曰：「吾將自督軍事也。」

三十一歲，予告歸越，築室陽明洞，行道引術，友人王思與等

來訪，先生命僕迎之，且懸幣其來贖，似走避者。先生異，以為得道。久之，先生曰：「此輩非真，非道也！」遂屏之。先生欲辭家遠遊，忽念祖父祖母在，因循未決。一日悟曰：「一念念生於孩提，此念亡，是斷滅性靈！」於是斟酌於佛儒者之間，成一良知作用之學說。乃移居西湖，往來南屏虎跑間，有僧禪坐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呵曰：「這和尚，終日巴巴其甚麼？終日眼睛睜看甚麼？」僧驚起，先生問其系，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念。」先生指其本性諭之，僧涕泣拜謝，契鉢而歸。

G 賜請后 王陽明

先生既舉，力，以昌明學業。已任，弟壬申道，關於遠近，時明孝宗崩，武宗以少帝即位，閣侍劉瑾等擅權，京科道，錢，薄彥徵疏諫，忤旨，獄，賜明時為兵，寸事，抗疏爭之，瑾大怒，矯旨廷杖四十，謫起龍，驛驛丞。次年夏，時光，三上奏，赴請，舉廢塘，瑾遺，陰跡先生，先生不免，伴為自沉于江，密附商船往舟山，颶風大作，夕飄忽至，比登岸，山行三里，夜扣寺，僧拒納，爰宿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怒，吼，不敢入，黎明僧啟先生必懸於虎，將收其靈，此寺僧，蓋素僧虎以聖客者，先生方睡醒，曰：「平常人也！」遂至寺，則向與先生坐於柱宮，遺，在焉。遺，矣，出示一詩曰：「一筆一筆前，已識君，今來消息我未聞，君將性命輕拋擲，誰把繩索重一分？寰海已知誇合德，皇天終不喪斯文！英雄自古多磨折，拂好青萍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公？夜靜海深三萬里，月明鏡下天風。」即辭赴龍場驛。

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中，蛇虺羣居，魍魎晝現，實西南荒裔，至明始設郡縣，夷人鳩舌不可辨，通語言者，僅從人二三及中土亡命耳。夷人性好殺，見先生則慕，則親敬之，日貢食物，或化不數月，儼然骨肉，先生乃教之工作，創木為梁柱，刈草為蓋，建立居舍，四方效之，自是得所棲息。會從者皆病，先生親折薪取水，作糜飼之，又為歌詩，調越曲，雜談笑，以相解慰，因沉思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覺呼躍能起，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來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默記五經之旨，莫不脗合，著五經說，夷人亦日來親，見先生所棲卑陋，為構屋宇，若寅賓宰，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統名龍岡書院）以居先生，思州太守遣人侮先生，誣夷不平，毆之，太守怒，白會道，當道令先生詣謝，先生不可，致書復之，守聞自失。

次年，貴州提學副使陳書與先生主晉陽書院，身替諸生師先生。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

D 提兵戡亂之王陽明

蠻鄉之變易逝，台閣之風又變，逆閥劉瑾伏誅，一時忠義之士，皆被廢黜者，皆賜生還。陽明先生遂得反觀，繼一再遷，年四十五歲時，官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次年正月至贛州，光緒萬安，有賊數百，沿途劫掠，商舟不敢進，先生令聯商艦，結陣禦，揚旗鳴鼓，若越戰者，賊懼叩拜，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令人諭之曰：「一更戰後，即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為，自取滅族。」賊皆散歸。先生入贛日，即遣募民兵，引十家牌法，編為陣，教之戰。嘗曰：「習戰之法，莫過於編行伍；活命之法，莫先於清戶口。」先是贛人之在官府者，皆寇賊耳目，官府舉動，賊必先聞，軍門一老燕，作奸尤甚，先生知

之，呼入密室，使自擇生死，誘吐實，先生藉以不死，試其有惡，以是悉賊情矣。一月平流寇，四月班師，十月平橫水，橫崗諸寇；賊首謝志珊就擒，先生謂之曰：「汝何得氣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放過，必多方釣致之，或赴其難，或阻其急，或違其色嗜好，待其機變，與之謀，無不應矣。」先生顧謂門人曰：「吾儕求友之切，亦當如是。」

次年三月大嶺山賊，雖已平定，而江西、湖南、廣西三省接近之桶岡，橫水等賊巢，及廣東、江西、福建三省接近之利源等賊巢，仍恃鳥合之衆，大肆猖獗；先生又一剿平，於是縱橫數千里，爲患數十年，而無法制止之賊巢，從此蕩平，永無餘患。

先生在或倥傯之際，仍終讀書，非常與人通信討論學問，曾與龍岡書院中有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竊，何足爲異？若輩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不宇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蹟！」先生於四明班師之時，并舉龍岡諸門人曰：「賊諸君我，以報。」門人各默然問故。先生曰：「始我登堂，賞罰事，皆恐誤，有愧在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此心恰恰如一，始安，而固諸君之所以助我矣。」諸君，不敢不憤，及退對諸君，尙覺前之賞罰有嫌也。而先生之對人謹慎周至也如此！

先生除對諸門，教育注意外，而於贛境肅清后，乃極力興地方教育，令各處設立「小學」——小學校，定教條，并擬訓蒙大意，布告教師，而古本大學，與弟子定論，亦於是時刻成。先生對於各項教育，可謂重視之矣！

又年，奉勅勸福建軍，甫發贛州，聞寧王宸濠反，乃趨還吉安，不一月，獻俘將如京師，寧小中有欲阻逆濠，於之湖中，俟上親臨之戰，而奉凱論功，且使人中邀一明先生還，西，先生不聽，歎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無辜大害，繼以旱災，又加以京邊官軍供應，困苦不支，必逃於山谷，我輩賊濠倘從其耳。今第窮

沂，天下成十崩之勢矣！乃以濬付之，爾確病居有濬濬寺。先生在本居下視之，南面之，時武宗侍，語出，語泰等往江西，百計以羅，給事中視續等又望風相會，肆飛語。甚至北軍對先生肆坐譏罵，或故衝道起毀，先生一不動，愈待以禮，密令居人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將犒賞北軍，忠泰預禁其人，令勿受，先生傳示內外，諭北年耐家苦楚，居民當教主客之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唁慰，厚與之糧，嗟歎乃去。久之，北軍咸感，會冬至節，先生令城市設備酒脯，以奠死于亂者，哭聲晝夜不絕，北軍聞之，無不思家泣下。忠泰欲與先生較射，意先生不能，有以屈之，先生勉應，三發三中的。北軍在旁，哄然舉手，噴噴！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耶！」乃班師，不復在江西擾亂。

E 晚年之王陽明

宸濠之役，居間攘勇，有給事中祝嘏，侍入江賓，張忠，許泰等，深相固結，朝廷既發大師至江西，而陽明先生獻俘之奏，已抵京師，忌者不得至，班師北江，憾先生益甚，日夕伺間中傷之，而先生之晚年，遂日在羣小讒間之中，即設帳講學，亦且為邪談，攻訐無所不至。先生居西湖時，忠泰母矯旨召之，不赴，乃密譖於武宗云：「王守仁必反。」上問：「何以為驗？」對曰：「試召之，必不來。」遂發詔徵召，先生聞命趨至，忠泰復拒之蕪湖，以實其言。先生深知其謀，遂入九華山燕坐草庵中，上遣八觀之，則圖書起坐，蕭然自閑，復命曰：「王守仁學道人，安得反？」乃命還江西，羣小益懷怨，江彬謀尤叵測。時已有牛首夜驚之舉，先生乃如曠，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陰賊之，人皆為先生危懼。先生賦嘯吟以示門人，曰：「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西家老翁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癡人憐豕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運命當洒落，憂讒避毀徒嘖嘖！」且曰：「昔

在省城，嘗櫛髮鑿空劍閣，苦心帖然，今公等何多慮也？一復聖安多士，命學願往錄之。論曰：「先生力，即武宗。」得百人，門人又聞濬濬已平，錄何何？先生笑曰：「交趾日，出其不意，搗之，亦一機會也。」嘗欲以陰制浙、消患未形，故不欲為秦人道，而人亦無有知先生之用意者。時先生已屢疏請養，不獲命，乃集門人於白鹿洞，每開講，輒四五百人環坐不去，朝中忌者，嗾御史程啟充等交章彈劾之，指為邪學，門人形勢主事，陞上疏為六辯以折之。南京士，主試者又承忌意，以心學為問，除問陽明，門人徐珊，暨洪俱不答，歸具光年，先生喜而接之曰：「聖學自茲大明矣！」洪繼曰：「時事如斯，此學何由得明？」先生曰：「吾學為得偏語天下？今會試錄出，雖窮鄉僻谷，無不見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者。」

先生五十一歲時，龍山卒，先生哭踊絕，戒家人齋食百日，求經又令弟姪輩稍進肉乾。曰：「諸子養習久，雖其不能，是恣其作偽也，不如稍寬之，使各來自盡可矣。」先生久哭暫輟，有吊客至，侍者不宣哭，先生曰：「哭發於心，若以客至而始哭，則以客退而不哭矣！」世又飾情行詐已久，故於父母亦然。

先生五十六歲時，岑猛之餘黨，盧蘇王雲，構兵大舉入寇，老張曉桂等，共荐先生總督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往征思田，先生不攜一卒，乘至，梧州百姓迎者數里，至不能行，父老爭來扶輿，先生命者，東入西出，有徘徊感涕不忍者，有出而復入者。自辰至未，始散。又邀講大學，諸坐屏擁，多不得聞，有唐堯臣者，素不信，至偽獻茶者，得上堂傍聽，驚曰：「三代下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至思田，盡撤防兵，令招致盧蘇王受：諭以禍福，二人涕泣謝，歸各杖一百，使論其罪，一境悉平。遂為之設土司，興思田學校，躬謁歲伏波將軍廟於島盤灘，班師在大庾嶺。

，病體已劇，至南安門外官周禮來見，先生起座，徐言曰：「近來遺事如何？」禮以政事。遂問：「道體何恙？」先生曰：「病勢危劇，所未死者，元氣耳。」越二日召禮入，問曰：「吾去矣！」禮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有頃瞑目而逝！時嘉靖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也。輿槨登舟，十民遠近遮道，哭聲震地，及至南昌，十民請改葬行，所夕哭奠。歸越，葬於洪溪，門人會哭者千餘人，四方觀者，莫不涕泣。時朝野忌者，猶持異議，方下詔禁僭學，故蔭爵贈贈諸典，當時均未行。迨隆慶元年，詔贈先生爲新建侯，諡文穆，萬曆十二年，詔從祀於聖廟。

三 學說

一、心即理 先生根據陸象山心即理之學說，更暢發證明：「一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於實之謂之性。以其凝於之主宰之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之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之謂之知，以其明覺之直應之謂之物，故就物而言之謂之格；就知而言之謂之致；就意而言之謂之誠；就心而言之謂之正。正者正此心也，誠者誠此心也，致者致此心也，格者格此心也，皆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心爲內，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內」之說也。」先生持唯心論，認心物爲一元，力闢晦菴先生「即物窮理」之說。

二、知行合一 陽明先生嘗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祇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祇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語所以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祇爲世間有一種，懵懂傳佈的，去做，全不解思行合一之義也——祇爲妄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

，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不肯着實躬行，也就是個懵懂影響；所以必說個行，方知行真，此古人不得已而爲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着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知行分作兩件去作，此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時，說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大病，其來已非一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鑿空杜撰一個：若不會宗旨，便是一個，亦濟得甚事？祇是說閒話。」
知之真切篤實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密便是知，若行不能明覺精密，便非真行，若知不真切篤實，便是妄想。」先生所謂知，指德性的真覺；所謂行，指行爲的動機，所謂即知即行，指發覺關。

三、致良知 陽明先生取孟子「良知」一名詞。又取大學「致知」一名詞，合而貫之，便爲「致良知」。先生並解說：「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明而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乃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
「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矣。」
「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無有乎不盡，然後物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一極其至矣。」此係統誠格物於致知，說明知行合一之涵義。

四、教育學說 陽明先生教人致良知，知行合一，是普遍的簡易的道德教育方法。曾說：「你們拿一個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知做得個愚魯愚婦，方可與人講學。」先生嘗說：「示社學於鄉，則使一社之中，皆如今日教子弟者，皆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務，其一二不肖者，則宜誦之歌詩，以事其長，習之學，以其長，誦之詩，以事其長，以辨其知覺

，令人往往以歌詩習字不問時務，此乃本末倒置之見，易以知占人立教之意哉？大抵孔子之教，皆感發而懼拘檢，如草木之於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撻之則萎萎，故凡誘之欲誘者，非發其意志而已，亦所以洩其躁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於結滯於音樂也。學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沉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以宣其志也。若齊其節束而不知導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靜，彼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矣。求其善也得乎？願兒童之本性，而養成其善良之習慣，此豈教育事說。在十五紀之世界，確屬罕見！

四 教育法

一、教學 先生貫通孔孟之旨，而歸之於實用，嘗謂為學工夫，有先後，講學之序：一曰格物誠意，二曰明善誠身，三曰窮理盡性，四曰道學尚德性，五曰博文約禮，六曰尊精唯一。先生對於來問者，皆從眼前點化，深切著明，各悟真性以去，如先生年譜所載：「在越榜山書院……海寧董雲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處先生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一為，登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雲有悟，納拜，稱弟子。」

二、師生間自由懇摯之生活 先生五十三歲時，於八月仲秋，家門生百數十人於碧霞池之天泉橋，過半行，命諸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命琴者操絲，管籥者吹打，或投壺，或鼓琴，遠近相和，聲振山谷。先生曰：「而樂之，即賦詩，有一鏗然合瑟聲風裏，也雖狂狷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以學者沒溺富貴，如拘如囚，而莫之者，有高明脫落者，知切俗緣，皆非性體，然不加管束，以入於精緻，

則漸有輕慢世故，闊略倫物之病。惟比世之庸瑣者不同，其未得於道也。行孔子學歸以裁之，今諸君已見其意，正好盡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

五 論讚

一、「知難行易」與「知行合一」 在我國哲學史上，關於知行學說，最先是「知易行難」為「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亦非數人不行，而去教人不要知了就算事，要行其所知，但結果遂使人看輕「知」，同時又不敢「行」，所以此種學說，不獨離真理極遠，而流弊亦大。幾千年來，知行學雖有不斷變化，實質上却無多大改進，直到湯明先生方有相當成就，比較近於真理。明明先生之學說是「知行合一」，以為真知必能行，行不可分，雖係進步，但仍有欠正確之點。迨國父「知難行易」學說出，方完全發覺真理，國父以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所以無論從我國哲學史上看，或從國父學說之歷史上看，明明學說均有相當之地位。如研究中國哲學之變遷，與國父學說之演進，均不能不研究明明先生之學說。

國父亦曾主張「知行合一」，後覺「知行合一」尚不十分正確，不適合於現代社會，方發明「知難行易」之學說，以更正確之哲理，教導黨人，教導同志。國父初為何主張「知行合一」？因日及當時之革命同志，大多數是「無過且過」，畏難苟安，不努力工作，不服從命令，以致影響革命事業，不能迅速完成，究其原因，實由於心理不振之故。一般黨人，均以「知」極容易，而「行」則甚難，因之國父雖有充分之「知」，而一般同志却以為高深之理想，不易實行，不去一行，結果使革命事業，受到嚴重之阻礙，因此對症下藥，非先革心不可，須將此種不正確之觀念打破，方

能使黨人力行，所以國父首先想應用陽明「知行合一」之說，策勵同心。國父在文學說中開首即云：「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鼓勵同人。」國父又說：「知行合一之說，勉人為善者也。」并加詳釋：「雖難有所不畏，既知之則當行之，故勉人以爲其難。」惟「知行合一」之說，雖較「知之匪難，行之維艱」正確，但有以下之缺點：

甲、王陽明並未看到「知難行易」之真理，尙不能澈底明瞭「知」與「行」之關係，彼有時依然以爲「行」頗難，不過既「知」之，便應勵爲其難，殊不知凡已經「知」了的，必能「行」得通，即不「知」者，亦可以「行」得通。國父洞悉此種道理，乃將自我國人「知易行難」之觀念，顛倒一言之爲成「知難行易」。

乙、國父又說：「知行合一」之說，指一時代一事而言，則甚爲適當，然陽明乃合知行於人之身，則殊不適於今日矣。因爲現在之社會，進化極快，組織日益龐大，現象日益複雜，在簡單之事情或短時間內，一人一事，尙可「知」了「行」，「行」了「知」。但引用到社會組織與現象，就不行了，而况吾等致力革命事業，乃集團生活，集團行動。「知」者應專重於「知」，「行」者應專重於「行」，方能得分工合作之效，所以陽明學說，在簡單之社會中尙可適用。在現時如此複雜之社會中，革命集團中，即不能適用。

以上爲國父對王陽明兩點之批評，可看出王陽明學說之價值及其缺點，國父因看明陽明之缺點，所以方取其長，去其短，以完成偉大「知難行易」之哲學。

二、黃梨洲所加之評定，黃梨洲著明儒學案，中有：「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末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滅朱，彼亦一滅朱」耳！自姚江指出「良知」，人人現出，反

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聖賢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學脈絕矣！是故明儒學案，實不啻一家之言，前夫陽明者，皆陽明之傳河後夫陽明者，皆陽明之華胄，而與陽明同時者，或相發明，或相補遺，皆以王學爲中心。一故陽明歿後，流傳獨盛，如浙中江右南中楚中閩粵諸派，宗風所至，幾遍中國。

且嘗尋繹陽明思想之發展，始與劉李諸人驅逐文場，繼不甘於文詞之末，遂冀究人心根本之靈性，後復漫游南北，習日爲豪俠之行，出入佛老導引之間，種種閱歷實驗，足以反觀身心，而徧察人事，乃幡然而起，遺棄濂洛關閩之蹊徑，折衷晦菴象山之偏陋，進見孔孟有爲知行合一之說，說良知雖未及與門人深究其旨，而受其感觸教者，已不乏人，明不亡，王學尙不衰，此中國一朝易姓之事凡數十，而忠義之士，所以獨盛於有明之季也。乃不三百年，而學說湮沒，反汲取於東方之小邦，不其哀哉！

(完)

天馬快乾墨水

絕無沉澱 不蝕筆尖
純淨不變 流利快乾

品質堪與派克墨水爭美，保證
可與派克墨水化合融和。價格
低廉，購者請速。

大風化學工業社出品
重慶老衙門二號持一號

- 1 英國人眼中的德國
- 2 蘇聯眼中的日本
- 3 日本的力量怎樣
- 4 漢緬戰局與漢緬路

胡春冰等譯

英國人眼中的德國

Kenneth de Courcy 今日之德國

納粹的狂妄已經到了極端。

我們得到最近的消息，恐怖蔓延極廣，而且大多數是對付上級的和中等階級的保守派。最有名的貴族族室，其中的男人，女人甚至於兒童，稍有疑，即遭禁錮。反對派的將領太不小心，把徒衆的名單，竟落在寫字台的抽屜裏。

納粹他們自己正在盡可能那樣快地使德國布爾扎維克化，其進展之速，盡人皆見。納粹發言人對工廠工人的談話，所用的語句令人難信。他們說一切的災害都由於「狗咬的貴族將領」所致。他們罵那些軍官階級的人的話聽起來令人不能置信。

有一個發言人日前對一千個工人演說，說威森來本（Witzleben）受絞刑前，沒有「收拾」他兩個禮拜，真是可惜的事。一些些抑鬱就是危險的。一副「陰色的面孔很容易弄掉一個腦袋」。

到了最近，這恐怖之中包括了幾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他們的有效的反對力量，都來自保守派。

宣傳家對於事態怎樣才好轉的理論，差不多一天一換，恬不知恥。一般的德國人只得姑妄聽之。而觀察家則無法解釋他們怎麼能夠相信他們所聽到的話了。

全體總動員的確是緊急處置的，一切都關閉了。一個商店主人或是一個機關首長，若是有店員或屬下應該服役予以包庇的時候，便處死刑。

這的確是破壞的革命。

下列的是一份史多爾姆電報的節略：

德國的一般感覺是冷淡與怠惰。對「蓋世太保」（秘密警察）的仇恨悶燒着。在城裏住的人，轟炸是最大的問題，希望不再挨炸。工人們又希望戰爭終結，至於如何結局他們是不大在乎的。

有些人還相信陸軍——希望到了集中營鬥之戰的時候，可以把擾道局面。

除非是聯合國行過去，或是德國有人發難（而且成功），不然大眾只有含辛茹苦地操勞下去。

另外一張佐力治（Zurcher）雷報大概說：——

在德國西部、東部、和南部，當然政治上有着相當的不齊。由禁止非軍人攜帶武器這新章程，可以看出局勢的嚴重。逃兵相當多。軍事警察至少加了一倍。此外還有外國工人與德國工人接觸之日漸增加（其中大部分是蘇俄鼓動的）可是在沒有什麼大事發生之前，不滿的人民除去喃喃反對納粹之外，不見得有什麼作為。威茲來本的黨徒有的還在而且活躍。

納粹把威茲來本和他的友朋絞殺，這顯然是一個驚人的錯誤。要是鎗決，人民還能容忍，可是絞殺軍官却令人難容。這已經太過分了，何況用的還是野蠻的方式？這位陸軍大元帥絞了八分鐘才死。

使威茲來本（Weizsäcker）終於被說服參加留蘇德軍官聯盟的，全是爲此。威茲來本到底也是一個同僚元帥，而且，現在的事勢證明他的憤怒的焦急是很對的。這個人物在很多人看起來已經是大英雄了。

還有另外一方面：——

相信「否極泰來」的人，以爲這不是希特勒的錯。他們說希特勒被人待得不好，被人導入歧途。戰爭發動得太早了，而且德國的野心也許太大了一點。總會「時來運轉」的。希特勒自己還說他相信是會的。實在，他對於這事有些怪氣，所以許多人以為他有些愁來了。

有些極端派不已經組織逐地作戰，逐屋作戰，而且實際上還計劃到失敗之後第三次大戰的政策，對於這，是信而有徵的。這些極端派是危險的人物呵。

前幾個星期，道聽塗說，說納粹主要領袖已經逃走，這是毫不實在的。這事將來也許會，不過現在還是屬虛劇結果那麼想而已。無論如何，希特勒還在相信奇蹟的出現。他以為自己不是神便是魔，總之，是相當超自然的。這是最奇怪的事之一。希特勒似乎常爲他自己的宣傳所誤引。關於武器與生產那些無稽的故事，好像他都相信。他的黨徒真像鏢，不大敢把最壞的消息告訴他。他也許會發起狂來，那麼一切的大計劃也跟着完了。

從海外發表的德國新聞紙斷片來說，我們總以為新聞界是全體悲觀的，其實並不如此。還有許多關於「預備軍二」以及新軍備的宣傳。在九月中旬蘇聯發動大攻勢兩三天之後，德國人毫無保留地說，雖然普拉扎（Praxa）等等的地方是丟了，但是蘇聯的攻擊都是白費力。這與德國國外的印象就大相逕庭了。

高級將領差不多沒有一個人相信希特勒的「星宿」（命運）或相信德國有救的。經過上次大戰和這次大戰的軍官，有相當的人以為第三次大戰爲不可能。他們什麼都不幹，原因是怕三件事：（一）被捕處絞刑；（二）即使他們真有辦法除去希特勒，德國還是有被分割的危險；（三）除去希特勒這件事，會使全軍震驚，因而使繼續抵抗爲不可能。

他們以為除非聯合國答應了和平，而不需要再打，否則這時候來一個政變，也許納粹的力量還足以對付，因而危險萬分。

在萊茵蘭的政治趨勢中，稍露不安之情，這是可以看得出的。普魯士被舉做例，目前極力強調英美和蘇聯是同樣有危險性的。這種政治上的不安雖然不失爲一張可玩的牌，但我們切不可對牠期望過奢。

（胡春冰譯）

蘇聯眼中的日本

格拉登丹日夫作

——譯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遠東概覽」

太平洋方面存在着一種奇妙的情勢。中英美的盟邦蘇聯在對德作戰，但並沒有對日作戰。就因為這一點，盟方討論對付柏林東京軸心的若干次會議都分裂成兩個舉行，一個致力研究軸心的歐洲方面，另一個蘇聯代表並不參加，討論軸心東京的一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月開羅與德黑蘭的會議如此，一九四四年八月至十月頓巴敦橡園會議也如此。一九四二年十月莫斯科會議時，中國確曾簽字於莫斯科協定，但是協定只關乎歐洲問題，而中國對於歐洲戰爭也是交戰國之一。

納粹向蘇聯進犯以前十週的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日本與蘇聯曾簽立為期五年的中立公約，公約內規定如訂約國之一欲發止公約須於滿期以前一年通知對方，否則公約將自動延長有效期五年，因此蘇日雙方如果都尊重公約，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以前雙方必須維持中立關係，如一方欲恢復行動自由，應得於一九四五年四月通知另一方面。這時機距現在已不過五個月，我們在這時候來檢點一下過去三年間蘇聯出版物對日本的態度也許是相當有趣的。

通常一國的外交關係可以由政治家的談話與訪問記，外國記者的觀察，以及該國作家在外國刊物上所寫文章中看得出來，不過蘇聯的政治家極少接見記者或公開發表政見，蘇聯的作家也沒有在外國刊物上發表文章，而駐蘇外國記者的觀察也不夠周密，因此關於蘇聯外交政策的消息的最好來源就是蘇聯的出版物，在蘇聯報紙中最有名的當推「真理報」、「消息報」與「工作報」，三報每日銷數百萬份。此外蘇聯的地方報從來不發表上述三報所不登的外國消息。至於評述外國新聞的雜誌中最重要的，有職工會機關報「工作報」所印行的雙週刊「戰爭與工人階級」，聯共中央委員會的雙月刊「布爾塞維克」，與蘇聯科學院有關的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所出月刊「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戰爭與工人階級」銷行數十萬份，「布爾塞維克」在戰前銷三十萬份，現在約十萬份，「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戰前銷二萬，目前銷數約一萬五千五百份。由此可見這三種刊物都擁有廣大的讀者羣。

我們如細心閱讀這些出版物，可以發現它們對日本的政策，並無差別，往往各雜誌的投稿者是同一作家，另外有些作者提到蘇日關係，也不引用同一官方文告或地理報與消息報上論中同一文句，不過，我們可以發現過去三年間蘇聯報紙關於日本的文章或電訊聲得比較前少了，而這些文章也不像以前一般大量地採用日本材料了。

雖然文章刊登數量之少可以篇幅已漸漸減少的理由解釋，（莫斯科的報紙都只出四張，「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的版面縮少，同時印數也已減少），但是這情形可決不能以直接由日本獲得材料不夠的理由來解釋，舉例說，蘇聯日本問題專家之一阿伐林於一九四三年四

月發表一篇文，它裏面就完全沒有引用一九三八年以後的日本數字，倒引用了一九四一四二年出的「遠東概覽」，倫敦的「經濟學者」以及「中國國民評論」(The Chinese Review)等，這時候日本的出版物蘇聯還繼續收得到。同一文章中曾提及「商業的日本」一九四二年十月號，其他的文章也曾提到「東京朝日」與其他其他的日本報紙。也許這種做法是由於蘇聯當局希望，以便避免日本輕視蘇聯利用在日本的機構為日本的敵人傳遞情報。

蘇聯的報紙

蘇聯報紙對於新聞的處理是有趣的，它們決不刊登敵方的公報，這做法開始於革命以前。同時敵方傳來的半真消息與廣播評論也決不刊登，除非它們內容有利於盟方而不利於軸心，現在雖然在太平洋戰爭中守著中立。但報紙對於這戰區消息與德方消息同樣看待。這也就基說，把日本當作敵人一樣看待，所以關於太平洋方面的戰訊都來自華盛頓，重慶，悉尼以及其他盟方來源，而決不取自東京，但是如果那一個日本海軍大將戰死，或者日本首相向日本議會報告危機日趨嚴重，或驚惶失措的日本天皇，謾拜祖宗祈求消弭災禍，蘇聯報紙也會刊登自東京的實訊。在蘇聯報紙所刊絕少關於太平洋與中國的文章中，同情總公開地給與盟國方面，而且特別對於中國人民，提到日本的時候往往自由地使用如「侵略者」「帝國主義」等名詞。但絕少對於日蘇關係的討論。

在蘇聯報紙發表關於日蘇租借庫頁島協定的消息與社論(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協定係在三月三十日簽訂)以前，蘇聯的讀者一向當不致對日本履行其在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間所作之諾言沒有懷疑。一九四二年四月中立公約一週年紀念日「真理報」的論說過「為中立公約的繼續存在計，日本必須對條約保持蘇聯一樣的態度，……被軍事勝利沖昏了頭腦的日本軍事法西斯集團必須認清，他們那種企圖在北方從事侵略戰爭的論調，勢將引起禍害，而受害最大的將是「日本自己」，不過一而不多思索的讀者當不致懷疑，認「日本要對條約抱對蘇聯一樣的態度」的警告還關聯着「日本軍事法西斯集團」的活動以外的什麼事情，特別因為蘇聯報紙上從未表露過必需對日作戰的「空談」。蘇聯報紙對於日蘇關係的沉默並不意味蘇聯人民什麼都不知道，他們確實對法西斯集團的政策與意圖等等問題有着很好的理論與實際訓練，這次戰爭不久以前，由於一九四五年以前俄國海軍千島一役被日本擊敗一事為背景的一本小說出版，開戰以後又由於以保衛旅順港力抗日本陸軍為題材的另一本小說的出版。蘇聯對日本已記起了痛苦的回憶。此外一九三八年蘇聯與高麗邊境曾發生張鼓峯事件，一九三九年在「滿」邊境發生過諾門罕事件，事後曾有數百萬本有關於這些事件的小冊子發行。

雜誌上的文章

現在讓我們看看雜誌上的文章，一九四二年三月出版的「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發表過同一篇伐林所寫論日美英軍力的文章，雖然文章是在日本正當勝勢達到高潮的時候，但作者所下結論說「在太平洋地區日本不能任作戰的初期佔有兵力上的優勢」，他的理由是「到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日本的地位勢必日趨衰微」，這文章所作唯「錯誤的估計是關於中國的，阿伐林曾稱：中國軍隊將在大大

總上牽制之說日重。中國的軍事活動必產生新的估價。同一刊物的「一九四三年六月號」，為索那諾夫夫人及日本經濟上的困難，結論稱「目前日本已經遭遇了巨大的困難，戰事愈持久，日本經濟上的困難將愈趨嚴重」。這篇文章是非常客觀的，由紐約寄來，而的人寫作也不過如此。

同一刊物一九四三年一月號內有一篇艾都斯所寫關於珍珠港事變以前日美關係的文章，作者是一個蘇聯刊物上初見的新人，也許是一個老作家的假名，文內說到過去四十年來的關係，特別注意於最後幾年。這篇文章也非常客觀，並未應用「帝國主義者」「資本主義者」等字樣，僅僅有一段說到「那所謂（日本）溫和派會希望採行一種不令對美關係惡化，並獲得妥協一致剝削中國的政策」，在文章開頭與結論處，作者一再強調日本對華進攻不宜而戰，而且其時兩國談判尚在進行中。

一九四三年，「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的三三號發表阿伐林論日本戰時經濟一文。同誌另文實為斥德國對蘇聯的進攻為荒唐的獸行。阿伐林的文章却完全沒有這種諷刺，它的結論說，日本的經濟困難阻止日趨嚴重，決定的因素將是日方利用佔領區資源的能力，但這種利用的工作一定無可避免地要超過許多巨大困難。作者在這裏把「利用」兩字代替了剝削。

一九四三年「戰事與工人階級」的六月號上有朱可夫博士分析戰時「日本帝國主義」的地位的文章，他指出日本給與亞洲人民的獨立是「騙人的」，這些「獨立」國家的權柄還掌握在日本的將領手裏，日本在經濟上落後於國很遠，戰爭中它所得有利形勢已經消失，而戰爭的長期性已很明顯，它的經濟將因長期戰爭而耗竭。而軍閥作下冒險計劃，竟與英等列強陷於無望的苦戰，日本所費代價勢必十分巨大。

同一雜誌另一期（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上朱可夫博士評論時事措辭更加露骨，他稱呼日本籠絡亞洲的民心為欺騙，曾明白指明「日本軍閥空言把東方人民由外國統治中解放出來」是作。爾自縛，該文結論略謂「希特勒德國在歐洲所遇不可一免的困難，勢必為太平洋上的日本造成特別的困難」。

對德國的斥責

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同刊社論評述日本東京島租約的結束，特別指出日本這約已經三年。該刊編輯認為這事的原因就是希特勒德國暫時讓利令日本政治家們伸了頭腦，社論並由論稱「在最近簽定的蘇日協定內不難找到蘇聯正確而堅決的外交政策驚人的表示，它在國際關係中的影響與地位，以及在最重要的國際問題的解決中所具有的聲望，這些協定的價值我們重慶也因為它表現着雙方善意與相互的意願——與中立協定正向配合——足以為日蘇關係中，有關雙方利益的若干問題覓取正當的解決。」一九四四年的「布爾塞維克」五月號曾把最後一段話一字字地重述一遍。

一九四四年「布爾塞維克」四月號中另有朱可夫博士論文一篇，作者指出德日之間從無巨大的互愛與信任略謂：「日本與希特勒之間的關係從未建立於至信。關於這點自有其確實而重要的原因。誰不知道希特勒斷絕他自己簽定的條約態度尤同法西斯匪徒，殺人一般地從

客？」不過作者總算便有提起日本軍閥違約背誓的憤例，據朱可夫的觀察，「珍珠港事變的發動實由於希特勒劫滅戰爭激動」不該「日本不致向強大如美英法等國家挑戰」，他說「蘇聯人民反抗希特勒侵略者的英勇鬥爭給予日本的深切的印象」，以後蘇聯極端分子也漸漸消聲匿跡，而國法西斯主義的命運已經決定，而日本情形愈困難，由德國法西斯主義消聲匿跡也愈加迅速。日本過去過高估計了希特勒的力，終於發覺自己已到了窮途末路。覺悟的事例在信奉法西斯德國因而摸倣它的團體中，也屢見不鮮。日本雖然一再遲延而終於決定實則一九四一年春季對蘇聯作結束日本「借權利的諾言，不該沒有理由的」……作者同時又着重地指出，「日本當已充分認識到蘇聯的企圖不論其來自何方，一定失敗無疑，又說「每有思想的日本人當已看到劣跡昭彰的柏林東京軸心的前途是何等地黑暗，日本與必敗的德國法西斯主義結同盟實已造成嚴重的錯誤。在目前戰事迫令日本維持與日本對希特勒德國將到來的軍事進攻極感恐懼，但希特勒可恥的結局不可避免，這就再度說明日本將自己的命運和德國聯在一起實在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錯誤。」

日本的危機

「戰爭與工人階級」最近一期刊有另「蘇聯的日本問題專家普普夫（P. P. P.）的文章，研究日本在「大東亞共榮圈」內的地位，結論稱：「日本佔領亞洲大陸的各處土地已不止一次，但每次都被迫撤退，放棄所佔的土地。而且在這次、戰中它與希特勒聯合，勢將同歸於盡。」「大東亞共榮圈」內日本侵略者也沒有獲得一個堅固的經濟與政治的基礎，由於各方在太平洋上的反攻與中國延長的戰爭，日本帝國主義的情勢已愈困難，歷史將重演。」

據「紐約時報」轉載，「戰爭與工人階級」十一月號，內編者於泛論時局局勢稱，麥克阿瑟的打向菲島已證明日本用以遮掩侵略的「大東亞共榮圈」有了破滅的危險。

對中國的同情

這篇關於蘇聯報紙雜誌處理日本問題的簡短探討提供了下列幾點：

- 一、按蘇聯報紙所表現的情況看來，蘇聯政府由於一九四一年四月曾有中立協定正懷氣地等候着，並避免任何可被解釋為技術上非中立的任何行動或姿態。
- 二、不過蘇聯的出版物並不隱諱它們對於中國以及其他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的同情。
- 三、除了對日本在大陸與南洋的政策以外，蘇聯報紙從未發表過可被認為對日本本身仇視的談話，文章或評論，也從未發表要求日本任何部分土地與恢復蘇聯在滿洲的政治影響的要求。但日本報紙對蘇聯的攻擊或日本極端分子建議要求蘇聯領土（或外蒙任何一部分）一定立即施行蘇聯報紙能用的強烈口吻予以答復。
- 五、若干段談話與文章顯示蘇聯不致放棄與日本所訂中立公約。這也就意味公約有效期間將延至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蘇聯是否按照條文規定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廢止停戰，亦可能助蘇聯用戰物的期限來開辦，但定蘇聯這樣做的話，那一定太平洋戰爭達到頂點，蘇聯在遠東已經獲得充分的行動自由的時候。關於這點我們可以肯定，當時的政策一定部分由亞洲的情勢，部分由美國對蘇聯的政策決定。

日本的力量怎樣

譯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倫敦星期快報

英國海軍部最近雖然向我們提出警告，說日本艦隊業已受創，但已駛返基地，在三五個月之內，便可修葺完竣，繼續服役，然而日本海軍被以菲律賓為基地的美軍擊敗一事，其含義之深，遠較乍看來更為重大，關於這一點，下面要加以說明。

美國海軍部長說：日本的位置，遠較一般人士可能認識的更為堅強。

據估計，日本目前共有陸軍四百萬人至少有更適于作戰而尚未徵召的二百萬人，另有十七歲至廿歲尚未受徵召影響的一百五十萬人此外，日本平常每年可有二十五萬人達到適齡年齡，召新兵的數額。因此其陸軍的潛在兵力，較其目前所擺排上的兵力還要大百分之八十。

唯一的缺點

那麼，日本軍事潛力還未曾遭受打擊。

她的經濟地位也并不比她的軍事地位稍弱一點。她目前的唯一困難在于它的漁業。她現在食貨的消耗，僅為其平時消耗量的四分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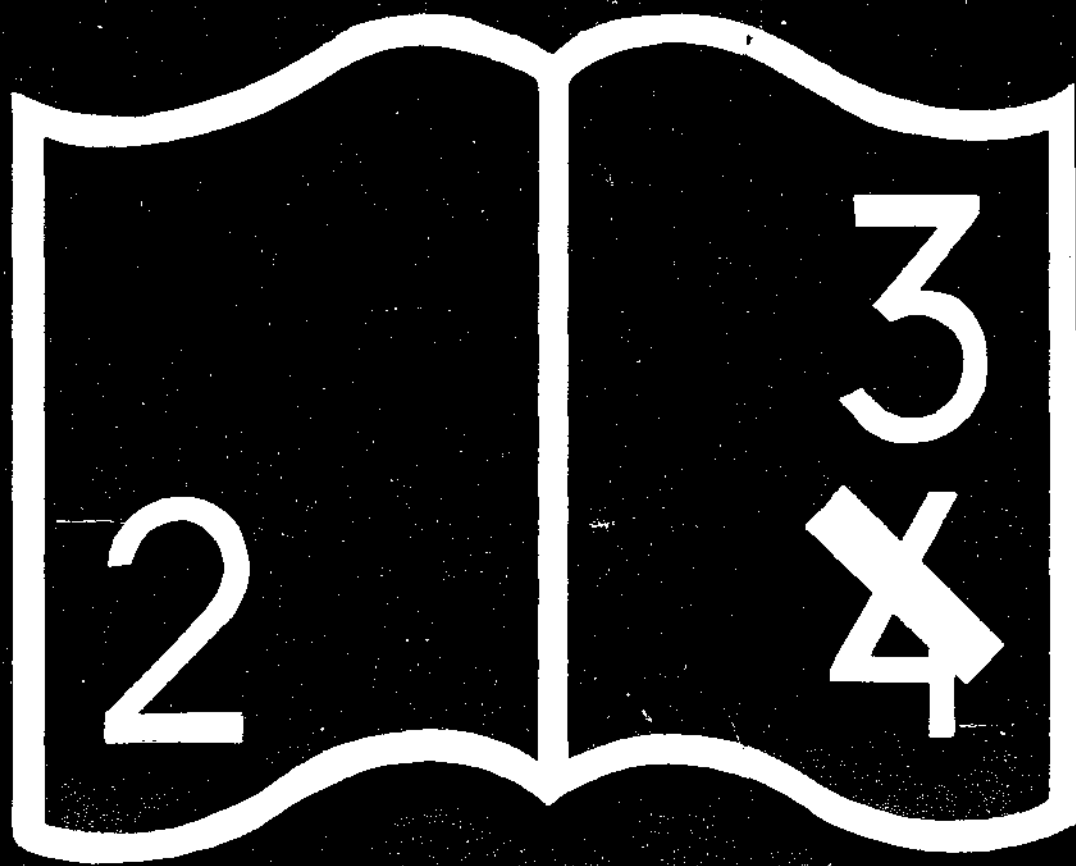
她還有充分的礦產和飛機用油的儲藏，足以供應一年至兩年作戰的需要。關於戰鬥機之建造，也可以完全補充她目前的損失量。據估計日本現有的工廠設備已可使她飛機、坦克、裝甲車、戰車及大砲的生產大量增加。目前對其攻勢的遠度來說，她還能支持軍事行動。

無限制的時期。

日本的主要弱點是她的造船工業。日本輪船每年損失一百五十萬噸。她的造船工業每年僅能供應一百萬噸。

現在我們考慮一下同盟國方面若干不利的情勢。

這些情勢包括日本本國海軍必須達到臺灣航程之內。我們不能依賴中國內地為基地的超級空中堡壘的活動。讓我們拿日本的地位來和德國比較一下。柏林距離合注國五百英里，而我國的蘇彝士則可以往返飛行馬刺，距日本南島長崎一千三百三十英里。而且就目前的情形，我們在太平洋方面所佔領的島嶼，還沒有越過裏更靠近日本本土的。



编码错误

距離為敵人

台灣距上海七百三十英里。長崎及佐世保所在地的九州居于日本的南部。東京位于其北四百五十英里。如此轟炸日本，台灣已處在日本以南航程的途中。上海區域距長崎四、六、六、六英里。若欲有效的轟炸日本工廠，便必須在上海區建立一個根據地。

我們在中國得了根據地之前，我們就不能說對日本本島的進攻業已開始。想一想這是什麼意思？我們在太平洋的主要敵人并不是日本，而是距離。中國與日本隔離，但日本的地基地的飛機能夠護她的航輪駛過日本海。尤其是在朝鮮方面，距離僅有一百五十英里。朝鮮及東三省各有鐵路與整個華北聯絡，并有鐵路一條向南通至廣州。拿這種情形和距離合于國各埠僅有一百英里的諾曼第比較比較

日本在中國共有三十個師團的兵力，約略共有五十萬人，但是她可以很容易的增加為一百萬人而不致耗損它的人力。這一枝軍力須防守長達一千八百英里的海岸線，但是至少在開始的時候，日本絕不致和德國一樣，在困難之情形下苦鬥，應付一線以上可能的大規模襲

陸。無論在那一處運輸二十萬人登陸，如果距離有限，我們就可以知道所需要的航輪數目。但是上海與夏威夷相距三千五百英里，澳洲的海岸還要更遠些。如果在距中國海岸相當近的地點沒有持久的根據地，便不能維持一個為軍事所必需的軍隊。

還要記住一點，就是夏威夷和澳洲都不能算是有有效的根據地。夏威夷與舊金山距離最近的點是二千英里，澳洲與舊金山距離最近的一點是六千英里。因而菲律賓、荷屬東印度、我們必須等待德國戰敗之後，才能以全力進攻日本，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菲律賓、荷屬東印度是另一個問題。一旦菲律賓領地之後，我們便終于可以在傳距中國海岸六百四十英里的地方建立根據地，而可以轉變整個的態勢了。

一點也沒有疑問，台灣的地點至極重要。台灣距離尼刺六百英里，距福州海港一百五十英里。除非我們佔領了台灣或菲律賓，我們若大談其對日軍事已告結束的話，那便是荒唐無稽。佔領菲律賓可以改變整個的戰局。這就是攻佔雷伊泰島的含義，也就是日本海軍失敗的意義，同時也就是日本所建立的海空軍力失敗的意義。

截至目前，我還沒有提到東南亞軍總局的情形。東南亞盟軍總局的工作是要佔領蘇門答臘，爪哇和馬來亞。菲律賓的佔領，尤其是能體之佔領台灣，那樣就可以完全切斷了日本和越南直到荷屬東印度的海上交通。

日本這些領區雖然佔領了橡皮、奎寧，和世界大部分的錫產以及日本所需要的液體燃料，然而若從戰略的觀點來看，這些地只是她的外線防禦。日本一旦建立了她的經濟供應制度，則這些領土的喪失，對日本并不構成任何重大的危險。必須等到我們的軍隊到中國，才能算這日本的失敗。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我們便需要在馬來亞和越南設立根據地。

我還沒有提到中國的軍隊。中國估計他們在戰場上有大軍五百萬，但是若非由工業化的國家供應充分的武器，他們便很難抵抗敵軍。中國對抗日本，毋寧說是一個大規模的流動戰。在開始大規模攻勢的時候，綏綏路的價值是可能被人誇張的。這條路一旦打通後，我們便可以中國需要迫切載重機和大砲供給中國。但是在盟軍登陸中國海岸之前，中國的軍隊恐怕祇能從事流動的戰鬥。

中國對抗日本，毋寧說是一個大規模的流動戰。在開始大規模攻勢的時候，綏綏路的價值是可能被人誇張的。這條路一旦打通後，我們便可以中國需要迫切載重機和大砲供給中國。但是在盟軍登陸中國海岸之前，中國的軍隊恐怕祇能從事流動的戰鬥。

對日戰爭的結果是已經確定了。然而卻很少有迅速結束的希望。——也許這要過一年或兩年才能實現。有人曾說日本，說他們不應該將他們的艦隊開到菲律賓和荷屬東印度。關於這一點，他們在理論上是有理的。他們在陸上其地帶的保護，他們可以失敗。這是由於美國航艦飛機的力量超過了日本陸上之飛機的力量，並不是因為飛機的性能有好壞，而是由於日本飛行人員的素質較比盟軍飛行員差了一些。

如果航艦飛機能夠擊敗日本各島嶼的陸上基地飛機，我們就有希望可以更快的結束對日的戰爭了。

(煥之譯)

滇緬戰局與滇緬路

鮑爾溫 (H. H. Baldwin)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十兩日紐約時報

一、三條路線

最近解職的史迪威將軍所感到的悲劇性的諷刺，莫如他在緬甸所用的戰略，現在已終於瀕臨實現前夕了。

緬甸的雨季業於停止，因此經過雷多滇緬兩路與中國取得陸上聯繫的希望開始顯現，這是滇緬開戰以來第一次。雷多滇緬兩路可能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以前氣候宜於作戰的幾個月內聯合起來。

本年八月史迪威將軍率領的部隊在緬北攻佔密芝那就使希望實現接近了一步。

雷多路由印度雷多出發，翻越阻礙緬甸的崇山峻嶺，在朋加山區三千至五千呎高而怕人的叢林區內繞開關了一百哩，此後由胡康河谷伸向孟拱河谷，通到與滇緬路聯絡的密芝那。

不過雷多路全至今還沒有完工，中間有幾段還是小道，也許季雨已經把去冬所建若干段路與橋樑沖毀，因為雷多路運到密芝那的運輸還不能重視，而交通也還稀少得很。現在這一件事情該是完成雷多到密芝那的公路，並修理改進與加強這條雷多路，使它成爲一條任何氣候中可用的路線。目前乾燥的氣候當對這項工作大有裨助。

從密芝那有幾條路可通滇緬路。英軍三十六師已從鐵路向曼德勒南攻，業已到達喀沙北三十哩的地方。不過前線距曼德勒空中距離還有一百九十哩。

從曼德勒有一條良好公路向滇緬路起點的臘茂。華軍前哨由密芝那進攻，已到達距八莫二十四哩地方(編者按：八莫業已攻克)。八莫與密芝那有一條良好的乾季公路相通，它與雲南的保山也有公路與小道連接。

第三條可通中國的陸路現在正傳說紛紛，那是在密芝那與滇緬路上的保山或龍陵中間開闢一條接通中國的一百到二百哩的公路與小道。

所有上述三條路綫都有極大的困難。現在第一件必須完成的事情是確保任何一條路的安全，把該路敵人擊退。

經過曼德勒的路綫是經過大戰征服緬中大部分不可的。通八莫的路在興築以前，在中緬境內都還有大規模的戰事。第三條向東翻山到保山或龍陵的路，將經過日軍已大部——尚非全部——掃清的地區。

日本過去在中國一個地區內的糾纏不僅依賴於它在緬甸的盤據，在雲南境內也還通過騰衝，龍陵，芒市，平街，松山等地，這些地方對控制滇緬路南段關係很大。

盟方的作戰計劃曾規定由華軍將這些地點克復。華軍動員約二十五至三十個師，曾在雲南由美國協助訓練與裝配，目的在掃清雲南境內日軍，打通中國境內的滇緬路。

原來所希望達到的日期早已過去，但過失不在美國人也不在英國人，飛機一曉峯一到中國的供應品最多的一個月也只達二萬三千。這數目自然不足以裝配任何巨大的遠征部隊的，而且供應中大部規定歸中國境內的美軍空軍用的。

不過中國供給的兵員數額不出乎意料，兵員的體力差，指揮平庸有時甚至低劣，於是訓練他們正是一樁艱巨的工作，中國出的力令人失望。

二、滇戰展望

爲了將北部的雲南的日軍肅清，目前中美英的部隊都在熱帶風暴之中繼續進攻。

在雨季以前，滇緬進攻的速度已經增加。但在雷多滇緬兩路幅輻通中國的鐵路建立以前，一定還有大戰。戰略上的問題，僅存在於雷多。日軍至今還據有雲南境內控制滇緬路的若干地區。中國出力解放這些地區，遠不如預期，不過幾月來也不了不斷的進展。

到目前為止怒江以西進攻日軍與各強固據點仍是一支小的遠征軍。它包括十一，十五兩個集團軍，由衛立煌將軍指揮，此外還有一支美國軍隊以賓爾恩爲首的步兵軍協助。在這一切世界最高的戰壕——越過馬雅山的支脈——上的戰事開始於今年五月十一日橫渡怒江的行動。華軍得有Y軍的醫藥、空軍掩護、供應及戰術戰略上的協助，在季雨之下推進，現已攻佔騰衝，松山，平街與龍陵，不過在雷多日軍之手，一譯者按：芒市業已克復，而戰況尚變化無常。

因此目前任何一條由雷多將經密芝那通至龍陵的路綫在芒市日軍被肅清以前還有危險，甚至大量日軍如仍留駐芒市附近的滇緬路上，即使路在龍陵以北由密芝那通到山也有危險。

如果中間可通的陸路一旦接通，雲南境內一定還有戰事，約需大批華軍駐守。除此以外建築滇境中美部隊與緬境盟軍會師必需的陸路，地形上尚有巨大的困難。

不過滇緬方面已經開始建築連接保山與密芝那的一六八哩公路，不久以前史迪威將軍宣稱因滇緬戰事已到達雷多，滇緬兩路可資聯絡。

的地方，他頗感欣慰。

乾季當有助於這種努力。但任何人可不能假設聯接將迅速完成，軍事與工程的困難都還十分重大，而且日軍不論在緬或在滇或華更北的地區如有行動也許會推翻所有以前的計劃，再阻滯了通至中國的陸路的建立。

再即即使有一天陸路終於打通，這路也還不是一等重要的。緬甸境內已使使用的油管將延及到中國，雷加拉到阿薩密的鐵路及雷多緬甸公路，今後由美國工程師與運輸專家加以改進，運輸量可望大為增加，飛越「駝峯」的空運線的運輸量也將增長提高。

即使如此，運輸數量也還不足以支持中緬境內對日巨大的陸空戰事，如果美國要在東方與日本從事大規模戰爭，中國東海邊的港口的開闢，將是運入供應品的主要入口。

因此滇緬路的開闢，主要是政治與心理上的價值，軍事上的重要性還在其次。

但是經由緬甸通至中國的陸路一旦打通，那末第一輛通過的卡車一定是由「史迪威之夢」所發動的。史迪威曾言，而且現在還是，這整個計劃的起草人，今天計劃可能實現也由於他的理想，思慮，魄力與創造力。

當年他憑着大智大勇，在人們都說「不可能」的時候，力排衆議，立了計劃，而今天竟不能親親推動北緬為雲南的戰事（這戰事原是一連串最艱難的叢林戰，也是最驚人的工程偉績之一）使它完成一個勝利的結束，這是一件遺憾的事情。

不過，無論如何這計劃如一日成功，史迪威必居首功。如果不幸在最後階段中失敗，那末歷史一定會證實罪人，這罪人決不會是史迪威將軍。

大江出版社 領袖典範與政治典範（即大君統治學）發行預約啟

一、本書為蕭天石先生數十年來之精心傑構，集古代經子中君學理論之大成，治儒法道及其他各家之思想於一書，實為現代言領袖學與政治學之唯一佳籍。故本書可謂為一內聖外王之書，誠為不世之國典也。王道與勸懲及大君修養之道，備極詳盡，且附錄子百家及歷代大政治家有關君學之文稿四十篇，舉凡政治與治中國政治思想者，實不可不人手一篇，朝夕研摩也。本書并可作大學參考之用，尤以政經系同學為然也。

二、本書分印為上下兩冊，每冊定價二百五十元，兩冊共計五百元，預約以八折計，每部合國幣四百元正，外埠另加掛號費五十元。預約期間，自十一月二十日起至十二月底止，外埠以郵購為憑。取書時間準十二月底以前出版。

三、本館或書店預約在四十元以上者以七折計算，即每部價三百五十元正。

四、本館地址：四川成都陝西街二六二號本館。

五、外埠郵購地址：四川成都陝西街二六二號本館。

大江出版社 發行

歐洲憶游

一 先從衣食住行說起

拿破崙說：「古老的歐洲使我厭倦。」

古老的歐洲不僅使我們厭倦，古老的歐洲並且也在沒落之中。歐戰文弱走過的歐洲，這幾年來一直在扮演着正義屈服於不義的戲，祇有新的中國走在勝利的路上，正在前進。這樣說來，我們的注意豈不應該集中到我們自己當前的工作，古老的歐洲談他做甚？不過人們的興趣是多方面的，我們談談歐洲的一般生活，說給那些英法美德消遣的讀者聽，說給建國的英雄們作工作的參考聽，同時告慰那些西遊的朋友，歐洲也不過如此這彼，然則本文之作又有什麼意思呢？

在倫敦，住在羅馬，住在柏林，風氣在波達卑希，愛情在布加萊期脫。這話是我走遍西歐洲的觀察。

在倫敦，穿西裝的朋友都知道衣料是英國的好，似乎無須介紹。但這裏面帶指出的，歐洲各國對於衣服，確實不滿意，義法美等一般人穿本國國貨，比不上海港上海的西裝朋友，所以比較起來，穿著是在倫敦。

吃東西在巴黎也最容易瞭解的，因為各國人來到巴黎的時候，都帶他制國的餅乾帶了。維也納的燒肉，布達卑希特的辣子雞，近如何斯哥斯德林，遠至聖彼得哥，埃及，和中東日本，簡直是天下第一味師焉。中國人子，巴黎別多，「天津」「山東」「上海」「北京」帶「天津」的風味，可說是中國之味備焉。所以說「食在

巴黎」誰曰不宜？

羅馬的住，與值得人留戀。對於一個藝術愛好者，羅馬有無數的古建築古雕塑，和中世紀一名畫，可以做幾天之永久的泉源；對於一個「生的悶」的人物，可以在泰伯河河影裏，享受幾個南國的春之晚，秋之夕，也是非常有益於身心的事。

柏林交通的便利到了極點的。無數的鐵道像蜘蛛網一樣的佈散着，多日的汽車道像幾河一樣交叉着。公共車，「士」一運車，高架鐵道，地下鐵道，應有盡有，這在其他歐洲都市不過備備二三而已。

二 美與一美的度

在我底記憶裏，義大利是異樣的美麗，又是無比的小巧，我戀念牠。美，美，小盆景，或一種小擺設。綠玻璃，翡翠冷翠，美，美，梵靈樹，（這美義大利名廠，若照美人叫法，就是那不勒斯佛羅薩米羅和威尼斯）這些鑲鑽的名詞，喚起的心象。黃金的天色，藍寶石的海水，珊瑚的宮室，白玉無垢的帆船，和彩虹落地的長橋，誰能不為之嚮往呢？

然而祇設有一個歐洲人，從香港掛了兩天左右的海船到了上海，再乘火車到南京，徐州，以迄西安，再經西關公路和甘新公路回歐洲去。他雖然不覺其像，但羅馬北京一樣器且為其一般的世界，但他終得承認中境之大，大得可以自稱一個世界。

反之，任何一個中國人，假設在義大利某埠登陸後，或向東，或向北去，開始他的不停留的泛歐旅行，簡直三天必須換一個國家

，也就換用一種貨幣，換一種語言文字，和另簽一次過境證書。等他遊罷歸來，縱然他嘴上掛着各國大都市之讚頌，他無例外地不免嘆息一聲，這個歐洲是太複雜了，這些國家多是太小了。

明白了中國和歐洲國家間地種族環境的特殊，就不難瞭解中西文化的所以不同了。歐洲國家既其小，所以不得不向外發展；唯其種族間此起彼仆相殺無已，所以這國家自強不息，要謀自存之道。否則，現在西歐文明先進國，還不是早就演出了我們漢唐以來的文明風氣。

遇到法西新義大利的篇目，混入羅馬的羣衆隊伍裏，立立在梵蒂岡方場上，等待那日不過五尺的一大英英雄墨索里尼，從那隨小的窗口，發出震動歐洲的吶喊，而千萬法西英雄羣衆，便跟着他每一個動情的顫抖，拉開了嘴，舉起手歡呼（Hurray），這些滑稽戲常使一個遠東來客感覺到這些義大利，只是一個家庭，墨索里尼就是大家長。交通愈是發達，鐵道愈是電氣化，這個國家也愈見其小，國小當然易治。

黑格爾在著「歷史哲學」裏跟着古希臘的色諾芬喊道：「海啊，海啊，歐洲文明之所以冠絕亞洲，就因為有了你啊！——我們以歐洲各國所以有今日，就是因為他太小的緣故啊！」

三 在補充

當我們到捷京京城布拉格時，天氣雖然非常晴和，但大家俱感到了歐洲密佈的風雲。我們去看貝奈斯總統所居的赫拉金故宮，順着走到了赫赫有名的布拉格城樓，那裏已被宣告為戒嚴區域。我們因為帶着一架照相機，惹出了若干麻煩，担任檢査的一羣捷克青年的人，似故意裝做不懂德語或他外國語的樣子，使我們喪失了整，一小時黃金的光陰。這段經過在記憶現存產願，但當時

却使我們更加急欲離境歸去。

我們到了德捷邊界上的一個城市，目送他們到柏林去取得休息和安全。剩了我們孤冷的影子去交給不可知的命運。在這屬於所謂警察德意志的城市裏，我只發現了分發警察的工業的變成條條，在任民的靜寂中更顯得忙碌的。專行勤，以及在火車站上守候車箱的人們，其間少數捷克壯丁是當徵人軍，此外是猶太人或反法派的日耳曼人，正在這最極的時刻開始逃難。

當晚九點多鐘我出現在中政府，每一個旅客充塞。雜雜的家庭，我底詢問到確鑿，最後無目的地仍到大街上去，摸索我的歸宿，便停用上到一位捷克移民長，能講一些德語，他說：「不要緊，到一華姆家去住了。戶然在青島公共宿舍裏，我們得到了一張床舖，每夜只須付一個克隆。再回到「自助」室，去吃了兩杯咖啡，談話中即由他重於中國過去與現在。甚為深切，末了各自惠了鈔，他把我送到一華姆家門前，拉拉手告別了。

從此我開始做了華姆家的寓公，我們房間裏放着二十張兩鐵床。每床一被毛毯，另給一被臉毛巾，此外別無所有。白天我們分散到各處去探消息，晚上大家回來交換情報。我如今追想那些異國的面孔，那些緊張的良宵，和捷克現在的悲慘命運，能不感慨係之！

四 行路難

一九三八年十月有一天，我從德國搭火車到巴黎，要在比程時經過，進入比國境界後，比國查驗吏上來，一定要過境證書，過境的人必須在比國領事館領證書方可。這樣一來，我們必須買票回到亞姆去找比國領事館簽字，時間金錢與精神統統受到損失，真有窮途窮於上青天之感。但回到了亞姆比國領事館前，又碰到了。

查詩食要兩馬克，我身邊只有一法郎一張的鈔票，各處都兌換不成，十分煩惱，最後便有一位中年的紳士很大的兩個馬克來說：「讓我替你付了吧。」他竟引出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那句孔聖名言，使我肅然起敬，原來還是一位對中國有研究的學者，當後來我們交談之後，才知道這位先生是匈牙利波達卑希特第一大報「報」的倫敦記者。我們現代生活中若要「一介不以取諸人」固然辦不到，但投桃必須報李，這是實際上的一定的原則，而且這位匈牙利記者一定精通法文，於是我將手提箱內德文的「蔣介石偉大」取去相贈。我說：「這不是因為他兩馬克，而是因為布達卑希特曾經給了我許多靈感的緣故。」她聽了，欣然收下，我對我旅行中學來的匈牙利語和他說：「再會！」

旅行歐洲，在西歐各國間，交通極為方便，但在東歐便不然了，馬斯拉云，保加利亞，希臘，波蘭，捷克等，其內地交通，若由鐵路我國湖南那樣的公路，便通與之至了，這是屬於自然方面的，而許多文字的紛歧複雜，使人其境者連地名都不懂，這就有一半出於人為了。究詳到底，若要撤盡一切行路的困難，在歐洲非奉和孔子的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大同理想不可。

五 阿爾巴尼亞 歐洲中的小非

這國國家的面積，不過歐洲的十五之一，人口比今日重慶多一倍。然而從歷史上研究言來，它身經的戰亂是數不清的，打過地獄一遭，只見希臘，土耳其，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在大戰前便是塞爾維亞和門的內哥羅）匈牙利，奧地利，義大利重重包圍它。於是希臘東方西方多處，勇鬥狠的民族，奔突在它的山原上，而且其他民族都住在它自己的國境裏，抽出一些餘暇，創出一些文化，還有這得天不厚的阿爾巴尼亞，却在各民族的踐踏上，

連氣都喘不過來。

我那次到阿爾巴尼亞是從南斯拉夫沿着公路去的。阿國的邊界官吏對於我們，比南斯拉夫似乎客氣多了，一過阿國，舉目四望，都是起伏的邱壘，既不高，又不秀，也不青翠，簡直是一副窮相。公路上的電綫都繫在矮樹頂上，連電桿木也沒有，道路壞到不可以想像。我們隨時張望汽車輪子會出毛病。

阿爾巴尼亞的文化，是反映在他們底飲食上的，我們到阿京鐵郎尼的那天，正是國王左格一世登極十週慶典的前夕，各國的觀禮者，各鄉的小百姓，攢聚着做一番熱鬧，這個盛大的節目，無疑的是阿爾巴尼亞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自信有理由在這時機看到他們最好的東西，和吃到他們最好的食品。正是我們向那招待我們的一位阿國高等知識份子，打聽那裏最好而且最能代表的飯店的時候，我們被引導到往的那個飯店，竟沒有一家不是單層單房的低陋門面，還不上重慶各大街上最小的飯店。更有趣的是他們只有一「菜」，拿自己拿個碟子，到櫃上去從一二十種現成的菜者中，挑挑選選，選一二十種菜，都是用動物油煎炒的，無論是雞蛋，雞碎，辣茄，麵粉，都採取這個烹調辦法。結果使我們吃得滿嘴的油，滿腹的油，大家的腸胃都受大影響，一位夥伴兩天後不得不請醫生。總之，這國家沒有甚麼可以使遠客留戀的，雖然我們菜逢左格王的慶典，但兩天之後我們已跨到了希臘。對於這個歐洲裏的非洲，我們的紀念是一種半獨立國家的深切的哀愁！

六 阿爾巴尼亞的哀愁

阿爾巴尼亞雖然出生於歐洲，但它的名字看來，和非洲的阿比西尼亞或阿爾巴尼亞都是一家姊妹。希臘的希卑特，我曾經兩次停留，都是在零落的雨裏，或者陰雲密佈的天空之下。

一枝筆執在我的手裏，一向美麗的境現在我心目裏。那是在夜晚的蒼茫中前池着時候，我們突然發現這個京城的崇樓傑閣，綴着萬盞明燈，像一位美人，倒影自憐於多瑙河畔，但披着一件夜之紗——悲哀的黑色的紗，那是在淒涼的秋雨中，我們穿到了一英雄坊，幾座魁偉的銅像，左提着博物館院，右繫着藝術宮，背後一泓清溪，有垂楊的飄拂，有竹林的搖曳，一片詩情畫意的地方，在雨絲中顯得清幽，落漠，和空靈。同時在相去不遠的園林中，溫泉暖氣，一陣陣噴湧出來，給新雨秋風澆冷和吹散，成濕濕的煙霧，橫模糊糊地，我自疑眼睛流淚，淚水，眼淚開出了花。

在我底記憶裏，匈牙利是永遠含着盈盈眼淚的。

我在長長的旅途中，已把一切身外之物隨手丟了，贈的贈了，寄存的寄存了，但我至今保存着在波達卑特希里的一張匈牙利地圖郵片，上面用了英法德義各國文字，說明匈牙利從西歷八九六年起就擁有了這一大片好地方，但歐戰後巴黎所訂特里亞龍條約，被奧大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分割得四分五裂。現在的匈牙利，還沒有舊日的三分之一，並不及割給羅馬尼亞的那部份來得大。自然以愛國為至上的匈牙利人，是永遠不忘要收復失地的。「復興國」可說是他們底統一的激情，他們毫不掩飾這一種情調，反之，他們用各國文字告訴各國遊客，說盼他們日夕的新國文是如此。

「我相信上帝，我相信祖國一統，

我相信永久的神聖的正義。

我相信匈牙利復興。阿們！」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等都是歐洲二三等國家民族，地理形勢的不利，人口數目的稀少，使他們不得不處於附庸的地位，或陷入一時的滅亡，但他們底驕傲是大的，榮譽心是強的。

，捷克外交部一位秘書對我說：「我們地小人少，情形與貴國迥然不同。」

我們假如不能堅持到底，取得最後的勝利，世界上一定更不原諒或同情我們。縱然我們有了比匈牙利更多的眼淚。

來函照登

經緯出版社台鑒：啓者，貴社經緯雜誌，卷第九期「民主建設問題」一篇中，載有勁支發言一段，因與當時談話頗有出入，深恐引起誤會，用特提列：

一、「比如政府對蘇聯不能講和。」——當時係云「比如說政府對中蘇邦交的增進。」蓋我國與蘇聯係盟邦，並無敵對行爲自不適用講和字樣。

二、「固然不會反對政府。」——當時係云：「固然無力擁護政府一切政策推行，尤其敵人打來了，更是無法抵禦。」蓋既主張奉行三民主義，如上談之一段，現政府係奉行三民主義者，當然擁護。

務祈
賜予更正爲荷。敬頌
撰安

楊勁支謹啓 十二月廿四日

科西嘉兄弟

大仲馬
著

第十一章

從芳濟老太太和他兒子住的宅第門口八階扶梯上頭，可以看到一片方場。

這方場與前大不相同，擠滿了人；但這羣人全是婦女和十二歲以下的兒童，沒有一個成年男子。

在上教堂最低的一級台階上，站着一個身佩三色肩巾的人，那就是市長。

廊下還有一個人，身穿黑衣，坐在桌旁，手裏拿一張上面寫了字的紙。這個人是律師，寫了字的紙是和解之結果。

我在桌旁與奧蘭底家的保證人在一起。另一邊是高隆納家的保證人，路賢站在律師身後，他同時代表雙方。再往後面，可以看到教堂裏的祭台間，教士們準備着彌撒了。

鐘鳴十點。

此刻，人叢激動起來，衆目張望着那條街道，所謂街，就是各房主照自己意思所建造的五十座房屋留下的空處而成的一道街。

「我們立時看見奧蘭底家人從山旁來了；高隆納從河邊來了，各帶鎗從，但照已成的協定，兩家都未帶武器。他們的面孔，若再稍微不那麼抑鬱，人要認錯他們爲參與遊行的教堂執事呢。」

兩方的頭在體育上成一個對峙。奧蘭底，像我已說過的，身材魁梧，敏捷，黧黑而活潑。

高隆納矮小，強健而靈敏，髮鬚微紅，兩短而鬚曲。雙方手裏都拿着一根橄欖樹枝，這是他們要簽訂和約的表示；

這也是市長詩意的安排。

高隆納另外提着一隻白雞，拎着雞腿——這是賠償損失，拿它來頂補十年前引起爭端的那隻雞。

這是一隻活雞。

這一點曾經長時間的討論，而且得以把全盤事件結束；高隆納把用一隻活雞補償他姑母以前扔到奧蘭底妹妹臉上的那隻死雞看作雙層的侮辱。但是，路賢以理論說服了高隆納交一隻雞，而奧蘭底接收那隻雞。

當那兩個仇人出現之際，那邊仍靜默的發出了一陣歡聲。

奧蘭底和高隆納彼此望見時，兩人都以同一的姿態，明白顯示互相嫌惡。但仍向前走去。

在教堂門口，他們站住，兩人相距約四碼遠。

假設三天之前，這兩個人走到一百碼內相見，兩人中必有一個要倒臥地上。

曾經五分鐘之久，不但雙方團體中而且整個人羣中，都死板板地寂靜起來。這種寂靜，並不因意在和解的禮節而稍露和平之象。

於是市長發言了。

「高隆納，你來，」他說，「你不曉得是你該首先說話？」

高隆納略振起精神，用類西嘉土語說出幾句話。我所能聽得懂的，是他道歉十年來他與芳濟奧蘭底在復仇狀態中，現在他贈送手裏拿的那隻白雞，以作補償。

奧蘭底等候他的仇人把話完全講完了，才也用科西嘉七語答復說，他那方面應許祇記念現在這個在市長監督，律師擬定，路賢先生仲裁，所舉行的盛禮。

於是雙方又有一番寂靜。

「好了，先生們，」市長說，「我想，事前曾經商妥，你們應當握手。」

這兩個仇人竟然自動地各自將手背起。

市長從他站的台階上下來，把高隆納的手和奧蘭底的手各從背後拉過來，經過一番困難，他仍勉強強以微笑，他把他們的手聯結一起了。

律師乘此機會站起來，市長把兩隻手握在一起，這兩隻手起初還要力折旌，後則逐漸柔順，互相握着，市長朗誦如下：

「由撒坦省薩拉嘉洛法定公證人撒羅拉，若瑟，安當出席。

「在本村廣場，教堂門前，市長出席，全村市民贊助。

克達諾——奧掃，奧蘭底，即奧蘭底與處可——味增爵，高隆納，即西門內鄰重同意，列各項：

「自今一八四一年三月四日起，雙方十年前所宣佈之報復歸於終止。

「同日雙方修芳隣良友之好，與兩家親友未致妥和前時之友誼相同。

「出席本村教堂台階名作證者：本市市長亞德利保羅，律裁人芳濟路賢及芳濟路賢助人公證人等。

「一八四一年三月四日於薩拉嘉洛。

我欣賞地察覺那律師極其明智；他對於使高隆納與奧蘭底發生嫌怨的那隻雞一毫不提。

高隆納的臉愈發光彩，奧蘭底的臉愈顯晦暗惱怒。奧蘭底一看

手中拿的那隻雞，顯然欲把它扔到高隆納的臉上。已經芳濟路賢適目一瞥，却把這事防過去了。

市長看着時機不可錯過，他小心握住那兩隻手回到台階上，眼睛緊釘着新經和解的雙方，以免為難免再起爭端。這在簽字時最易發生，因雙方均認爲首先簽字，便是屈服——他拿起筆來，親自簽字，這樣辦法，就把屈辱變成了榮譽。他把紙交給奧蘭底，他接過來簽了字，又交給路賢。路賢引用這種和善妙計，又把筆交給高隆納，他畫了個十字。

那時聽見了「感謝上主」的歌聲，猶如慶祝勝利一般。

然後，每個人都簽了字，無等第名銜之分，正如一百二十三年前法蘭西民族簽訂反奧恩公爵抗議書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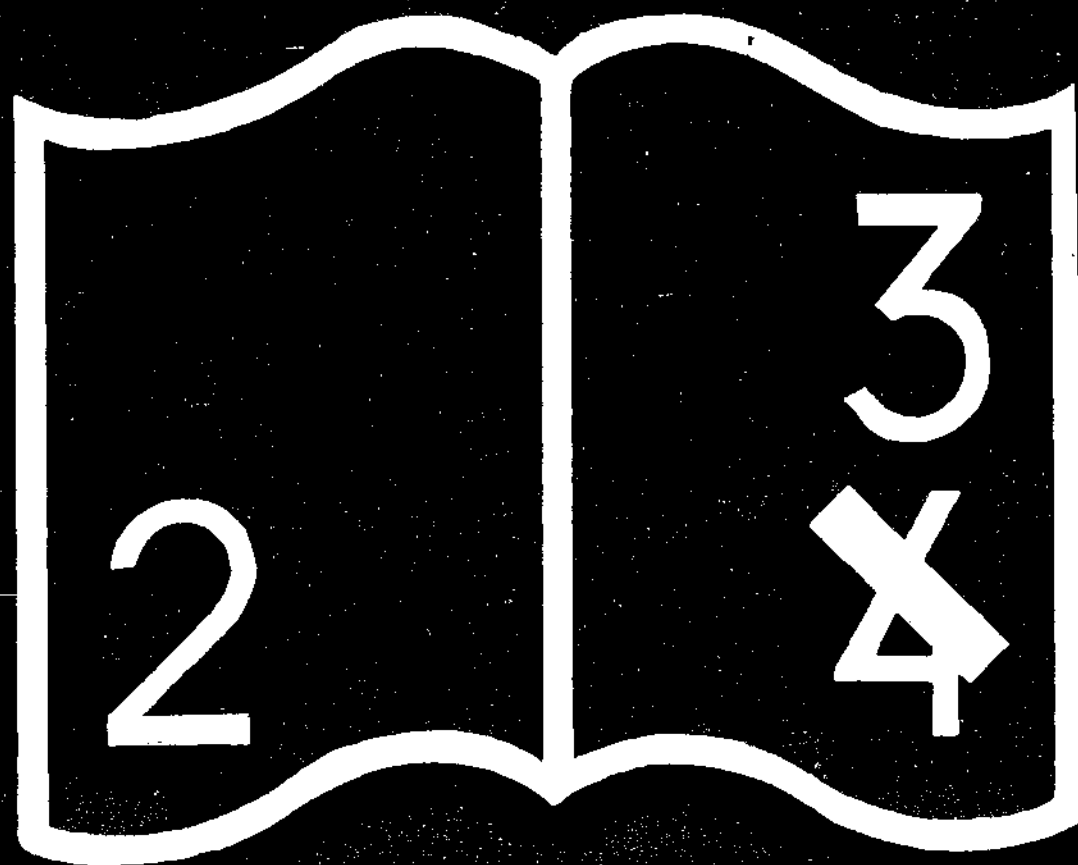
於是那兩位當日英維進了教堂，跪在詠經席兩旁為他們特備的位置上。我看出從此時起，路賢十分爽快；事已辦完，和解不但在人前而且在上帝前宣誓了。

其餘的儀式，安然過去，無甚值得記載的事件。彌撒完畢，奧蘭底和高隆納在同一的典禮中走出了教堂。

在教堂門口，受了市長提示，他們又握手；然後，各人由各人的朋友陪伴，往那三年彼此未入門的家裏去了。

路賢和我到芳濟太太家裏時，飯是已經準備好了。很容易看得出，路賢特別注意我；當我簽字時，他伏在我肩膀上看我的名字，這名字與他並非完全陌生。

當我早晨，我告訴路賢我有飯後離去之意，我把石回巴黎去辦一濟一路易第十五時代下的一樁婚姻。所以雖經他們母子勸留，我仍堅持原意。路賢要求利用我給他的這個機會給他等寫封信，芳濟太太——她外面的莊嚴顯赫着母親的心腸——要我寫許我親自把信交給她兒子。這事並不麻煩；芳濟路易，像是地道的巴黎人——



— 编码错误

樣，住在海德街七號。

我請求再到路裏屋裏看一眼。他就親自把我領去，又手指着裏面一切什物說：

「您曉得，若有甚麼可您意的東西，請您拿吧，奉送與您。」我摘下黑暗牆角排着的一把短劍，想它並無特別價值；而我又曾觀察到路賢對於我的打獵皮帶驚奇觀看並讚美它之精緻，我就請他接收這條皮帶。他極饒興致地把它收下，並未讓我一再懇請。

那時格福出現門前。他來報告馬已上鞍，喬導等着我呢。我已把要送格福的禮物放在一邊：一把獵刀，刀刃旁邊連帶兩隻手槍，刀柄上裝有暗鎖。我從未見過一個人像他那般表示快樂。

我，來遇見芳濟老太太站在扶梯底層；她在原來歡迎我的地方，等待歡迎我。我吻了她的手；我極尊重這位太太，她是那麼誠樸而莊重。路賢送我到了門口。

「若在別的一天，」他說，「我就要騎馬同您一同上山，但今天我却不敢離開蘇拉嘉洛，怕的是那些新交的朋友們出來一個人為非作歹。」

「您說的正對，」我說，我深自慶幸，得以參觀像剛才參加的那種新奇典禮。」

「是的，是的，」他說，「您深自慶幸；因為您見的那樁事，真要使我們的祖先在墳墓中轉動。」

「我以為您的意思是說，言語已夠神聖的了，用不着再由律師起草和約吧。」

「他們決不願和解的。」他與我握手。

「您不要我吻候令兄嗎？」我說。

「是的，一定要的，祇要那不過分苛求您。」

「那麼好極了，我們吻別吧；我祇能將我所受者給予令兄。」於是我們在吻了。

「近時我就可再見您吧？」

「是的，祇要您來科西嘉。」

「不，但您甚麼時候往巴黎去。」

「我決不往那兒去。」路賢答。

「無論如何，您要在令兄屋裏壁架上找見我的幾張名片。您不要忘記地址。」

「我應許您，假設任何意外事件硬要我上大陸，我要首先去拜訪您。」

「好，那是說定了呀。」

他又與我握手一次，我們就分開了；但他儘目力所及，望着我走下通河的那條街，眼光追隨着我。

村中一切安靜，雖然還可以看到遇有大事終結所需的那種熱鬧情景。我觀察經過的每一門戶，希望得見我那位教子奧蘭底……實際他並未感謝我為他作的事。但是我走過村中最後一家，入了廣大田野，也沒有瞥見他。

我想我是完全被他遺忘了；且說，奧蘭底在那個日期正在嚴重的事件中，我祇可寬恕他的健忘，那時走到比基撒諾灌木林處，想然我看見從林中走出一人，站在路上，當時我就認出了這原來就是我的法蘭西急燥性和巴黎人式的理想所斷定為忘恩的那個人。

我見他已經及時穿上了當初到維森特廢墟時所穿的那套衣服；這就是說：他繫上他的子彈帶，排着那隻常帶的手槍，又荷着一隻步槍，我走到離他二十碼遠，他就把帽子拿在手中，我則以靴距刺馬，免得他久候。

「先生，」他說，「我不能讓你離開蘇拉嘉洛而未感謝你對我

這麼一個可憐鄉愚作保人所賜的榮譽，那時我在那兒心情不寧，所以結尋無詞，我現在來到此地等候你。」

「我謝謝你，」我說，「但你不必為此事受這麼些麻煩；有我所引為榮幸的。」

「但是，」那匪徒說，「先生，你以為怎樣？一個人四年的習慣，不是立刻就能擺脫。山中的空氣，對於我，就是生命。你一呼吸這種空氣，到了別處，你就感覺悶塞。方才，我在那些可憐的房裏，我總想着房頂時時刻刻要塌在我的頭上。」

「但是現在，」我答，「你要重慶尋常生活。人家告訴我，你有所住宅，一個牧場和一個葡萄園。」

「是的，一點不錯；但我姐姐照管住宅，魯克人(Lambouren)大給我培植收穫葡萄，我們科西嘉人不作工。」

「那麼你們作甚麼呢？」

「我們監督工人，我們荷槍出外，我們射擊。」

「啊！好的，我親愛的奧蘭底先生，」我伸出手來向他說，「好造化！但請你記住我兩人的榮譽都保於你祇要射擊山上的羊、鹿、野豬、野雞和鸚鵡，可是，決不要射擊高隆納，馬可，味增或他的家人呀！」

「哦，夫人，」他說着，臉上却表示那種我祇在諾曼(Noir)爭訟中所見到的神氣。「他還給我的那隻雞太瘦了。」

於是，不再說話，他逕直鑽入森林裏隱去。

我繼續行路，想着那許就是奧蘭底與高蘭納兩家失和的原因。當晚我宿在阿比特卡(Aliberti)，次日到阿雅蕭。

八日後，我到了巴黎。

第十二章

我到的那天，就去拜訪芳濟路易先生，他出門去了。

我留下名片，寫上一兩句話說我是從蘇拉洛來的，並且帶着他的弟媳的一封信。我問他何時回來，並且說請他親自把信交給他。

他的傭人請我到主人書房裏，他領我經過飯廳和客廳。我好奇地觀察一切；這，您也曉得，我又尋出當年在蘇拉洛曾已有的同種滋味。祇是大概都歸於巴黎式的精緻。我對芳濟路易好像有一幢很可愛的新學士房。

次日早晨十一點鐘我正起床穿衣，我的傭人報告我芳濟路易先生來訪。我告訴他請他進入客廳，把報紙給他看，並且說我馬上會他。真的，五分鐘後，我進了客廳。

我進來時，芳濟先生，無疑地，由於空氣正開始讀「新聞報」連載所刊我的一篇小說，就抬起頭來。

我驚訝他與他弟弟相仿，他站起來。

「先生，」他說，「我回過後，傭人把那片短簡給我，我讀了，覺得幸運出乎意料之外。我教他描述您二十次，為能準確記清您的模樣。最後，今日清早，急於要道謝您並且要得到家中消息，就不願延遲來拜訪；怕是來得太早一點兒了吧。」

「請您原諒，」我答說，「我未曾立刻答復您溫雅的話，但是我難實告訴您吧，先生。我看見您，我就自問究竟我榮幸地同芳濟路易先生或者是同路先生談話呢。」

「是的，極其相仿，我在蘇拉洛時，除我弟弟和我之外，無人能免誤認，但是，他若是我後，沒有放棄科西嘉習慣，則在他經常的服裝上，您可以看出我們兩人大有區別。」

「真是這樣。」我答，「揮巧我走時，他除了穿一條白褲子，這在巴黎還沒有人穿以外，其他與您全同。所以要分辨我們兩人也不全難。您所說的服裝之差別。但是，」我把從箱裏取出

「我本會昨天把信留交，只因我會經應許考濟老太太，我親自把信交與您。」

「您請開他們，他們都好嗎？」

「好，但無有法掛念。」

「掛念我嗎？」

「掛念您。但請您看信吧。」

「那麼請您原諒我了？」

「當然。」

芳澤先生拆信，我則抽香煙。

我對察他的臉，他則迅速瞧着他弟弟的書翰。時時微笑嘆道：

「我對愛路賢！我親愛的母親！……那麼是的……是的……」

我聽得……

我並沒有分神這種異常恍惚之處；不過，正如路賢所說，我看出他的面色如白，說話口舌特為清醇。

「好，」我說，那時他已經把話說完，我送他一枝香煙，他用我手裡那支點着，「你該得，我已警告您了，府上掛念您，而我對您的……」

「……他憂愁說，不如此，我曾生病，這是實事；但我有點沮喪……一個嚴重的沮喪；我承認，尤其是想到我此處的痛苦便使我弟弟在那邊痛苦的情形更覺加重。」

「路賢先生已經把您剛才說的情形告訴我了，先生。但事實上，我相信這有這麼一種奇事而非他腦中妄想，則祇有剛則我所聽見的話才能予我證明。先生，那麼您確知您的弟弟在那邊痛苦就是您這痛苦的原因了。」

「先生，是的，這實是。」

「那麼，」我接着說，「您肯定的答復使我對於您這倍加關心，我極關心而非好奇詢問您所說的沮喪現在已否過去，已否克服？」

「啊！天呀！先生，您曉得，」他說，「最大的痛苦祇能需要時間療養，假使不再遭遇甚毒物入我心之創傷，則它流血一時之後，就變疼痛的。此刻，讓我再謝謝您吧，我可否願改隨時再來看您，再談蘇拉嘉洛呢？」

「不勝歡迎之至，」我說，「但是我們正談得高興，為何不繼續談下去呢？閣下，我昨僕人已來報告早餐備妥，請您賞光同我吃點肉片，然後我們隨意談談。」

「對不起，這可不能。昨天我接司法部長一封信，請我今天十二點鐘到司法部去；您也曉得，我是個尚未成功的微小律師，不能讓那麼一位大人物等候。」

「啊！誰是他呢？您接談奧蘭底和高隆納事吧。」

「我正是這事，我弟弟報告我，爭執已告結束……」

「在公庭人面前，我可以把那些新聞詳細告訴您；我會簽工作書實上，港弟已經把事告訴了我一些。請，他掏出懷表來說：『已是十二點十五分了，我要去報告司法部去說，我弟弟已完備了我的應。』」

「我自當虔誠負責。」

「親愛的路賢！我都知道這事雖然與他本意相反，他仍然憤感作了。」

「是的，也真該感謝他，因為我負責說：這事承他費力不少。」

「這，以後我們再談，因為您很明確，承您啟示，我心目中得」

見我母親，我弟弟和我家鄉，這是何等大的快樂！所以您若願意告訴我甚麼時候……」

「現在還有點難說。我才回來這幾天，不十分一定。但請您告訴我，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您呢。」

「您聽，」他說，「明天是封齋第三週的星期四，不是嗎？」

「是的。」

「那麼？」

「您是否要到戲院跳舞呢。」

「是又不是。您若請我在那里會您，我就去；我若沒有興趣，就不去。」

「我現在該走；我必須走了。」

「啊！」我微笑着說，「我看清了，正如您剛才所說，時間療治最大的苦痛，您心中的創傷也將要痊癒。」

「您錯了，因為我又要去尋新苦惱了。」

「那麼，您不要去吧。」

「哦！天呀！人在這世界上，是可能為所欲為呢？我是不由自主已待主，被拉到那里去。我是隨命運而去。我不去更好，這，我也很明白，但是我得去。」

「這樣說來，明天戲院裏見吧？」

「是的。」

「甚麼時間？」

「十二點半，您同意的話」

「甚麼地方？」

「在樓上。一點鐘，我在掛鐘下邊有個約會。」

「那算定妥了。」

我們兩手，他就快快出去。差不多十二點鐘了……

我本人那天下午很忙，次日又跑來跑去，一個人會歷十八個月不在家，總是如此……

晚上十二點半鐘，我赴約會。路易來到稍遲；他曾穿過走廊，追隨一個戴着面具的人，想已把它認出，可是那戴面具者在人叢中失蹤已尋不見了。

我要談談那西嘉，但是路易對於這個嚴重的談話資料，太分心走意。他時常轉眼看鐘，忽然又離開我，喊道：

「啊！那是我的紫藍「花園」呀！」

他從人叢中擠過，要趕上那個手持一束碩大紫藍花園的女士。

恰好在他後台有各色各樣的「花園」應付舞伴。有一個茶花「花園」向我說話，它要賀我安然過了巴黎。茶花之後，又來了野玫瑰，野玫瑰之後，又是天芥「花園」，最後我的第五個「花園」來時，我遇見了！

「啊！是您呀，好朋友，他說，「歡迎。」您來的正合時，今天晚上，我們同某某在我家吃晚飯——他提起大家相識的幾位朋友！——那麼我們等候您。」

「多謝，親愛的朋友，」我答，「我本來很高興要接受您的約請，但是我不能，因我已有約會先了。」

「那沒有關係，每人都要帶一個「花園」；我們已經準備了六隻水瓶上桌，專為使那些「花園」們活潑。」

「啊！朋友，您這兒說錯了。我沒有一個「花園」可以放進您的花瓶裏。我祇有一位男朋友。」

「那麼，您曉得常言說：『你們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朋友。』」

「那是一位您不認識的青年人呀。」

「那麼請您介紹認識他吧。」

「我要把您對他的談話告訴他。」

「是的。他若不來，您就硬把他帶來。」

「我應許您要盡力而口。那麼你們甚麼時候坐下去呢？」

「三點鐘；但是晚餐既然直到六點才畢，您有充分的時間呀。」

「好極了。」

一個位頭草「花園」聽着了我們談話的末一段，垮着D的臂一同出去了。

幾分鐘後，我走來撞見路易，他顯然已經擺脫了他的紫蓋「花」。伴我的個穿開口長舞裝的女郎，有些無聊，我把她交給了一個朋友，我就拉往路易的手臂。

「那裏，路易，您本明了要知道的事嗎？」

「哦，天呀！是的，您聽得，照例在化裝跳舞時，人儘管談論去不應該談論的事。」

「我聽得，」我說，「時您原諒我用個說法，但我覺得這話可說。您聽得，就認識了您。……那麼，你時運不濟，爲了何事？」

「我時運不濟，因爲我就不能說了。」

我們心裏想，下午走了兩三遍；這與我毫無關係，因爲我並不要他，他他，仔細觀察每一個走過他的舞客。

「您時運不濟，」我說，「您時得應該作甚麼嗎？」

他對我，像一個忽然被喚醒了的人一樣。

「我……不……您說話嗎？我時運不濟了。」

「我時運不濟，」我消消您的思想，那才是您所需要的呀。」

「甚麼？」

「來願我的一位朋友吃晚飯。」

「哦！不，我怕要當個無聊客。」

「哦！他們要糊塗亂講，這倒可使您開心。」

「況且，我又沒有被請。」

「那您錯了，錯了。」

「您這位主人真客氣，但實在無偽，我覺得找不想去。……」

那時我們走過，身旁。他好像對他的琉璃草「花園」很感興趣。但他聽見了我。

「那麼您規了，他說，「不是嗎？三點鐘。」

「不成，朋友，我不能才會您。」

「哦，那麼您去鬼混吧。」

他走了。

「那位先生是誰？」路易問。他顯然要說出某件事情。

「那這……我們的一位朋友，一個活潑的夥伴。他是我們主要報紙之一的經理。」

「D先生啊！」路易嘆說，「D先生啊！您認識他嗎？」

「……兩三年我常與他接洽事情，而且又是朋友。」

「您今時晚上是否就是與他家吃飯？」

「就是。」

「那麼……您就是到他家去嗎？」

「要是那麼一二學，我就接受。哦！我很欣然接受。」

「那！但您不要不爲迎合我而這麼作呀。」

「也許我不會去，」路易憂愁地微笑着說，「但是您曉得我昨天時運不濟，不是去要去的嗎；而最去命運逼迫他去地方。那麼您時今時我時運不濟來，才算更爲明智呢。」

正當此時，我們又遇見了D。

「我親愛的朋友，」我向他說，「我改了主意。」

「您又要來會我們了嗎？」

「甚的。」

「啊！好極了！但是我有一件事必要奉勸。」

「甚麼事？」

「就是誰今晚叫我吃晚飯，後天還得與我們吃晚飯。」

「爲甚麼呢？」

「同爲何沙頭，請賭賭這道。」

我覺路易這話我。情。我望望他，他的面色雖然較前稍微

蒼白，却也露出感的面容。

「賭的是甚麼東西呢？」我問D。

「哦！此，說給您聽，話太長了。況且，這還有某人與東道有

關，假使她聽得我這話，她就更要使他失敗。」

「對了？三點鐘吧。」

我們分別了。我。走過半鐘時，我看上去，見已是兩點三十五

分。

「您認識這位沙頭列諾元生嗎？」路易問着，竭立隱蔽他的情

感，却仍極然。

「祇是過面；在社會上曾會到他一兩次。」

「那麼他，是您一個朋友嗎？」

「他連一個。通熟人也沒。」

「啊！那是再好沒了。」路易說。

「爲甚麼？」

「並沒有特別理由。」

「您自己認識他嗎？」

「在某一方式上認識。」

他的答復雖是規矩，仍可容易看出，芳濟先生與沙頭，列諾元生之間有某種神祕關係，而是一個女人作其聯繫。我自感感覺對於我這位朋友，最好還是我們兩人都安然回家。

「您瞧，」我向他說，「芳濟先生，您願意順從我的勸告嗎？」

「甚麼勸告？」

「您不要去。家吃飯。」

「爲甚麼理由？他不是等候我們嗎？再者，您不是已經告他說

要帶一個朋友回來嗎？」

「是的。但那並非理由。」

「那麼理由是甚麼呢？」

「單是因爲我想我們不去更好。」

「但是，您一定該是有某種理由才改了主意。剛才您定要我

去，也不管我如何。」

「我們定將會到沙頭，列諾。」

「那更好了。他們說他是一個合人意的人。我也再與再進一步

認識他。」

「很好，就那樣吧。」我答「那麼我們就照您的意思還是去。」

」

我們下去穿上衣服。D住在戲院附近。那時天氣甚佳，我想這種新鮮空氣，在我這位朋友的心靈上要有一種安慰的功效。我提議步行，他同意了。

(未完)

本報內政部發給警字第八三二八號雜誌登記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四川省銀行

總行

重慶

支行
 合川 遂寧

分行
 成都 內江 萬縣

辦事處

瀘縣 樂山 溫江 劍閣 新都 安縣 潼南 遂寧 西陽 鄧都 南川 瀘縣 綦江 達縣 西昌 夾江 犍為 彭縣 綿竹 中江 趙縣 榮昌 新津 廣安 富順 宜賓 雅安
 資中 合江 隆昌 廣元 南充 蓬溪 彭水 鄰水 岳池 崇慶 仁壽 大竹 峨邊 西充 三台 涪陵 綿陽 南溪 松潘 大起 費縣 長壽 廣安 南都 茂縣 江津 眉山
 渠安 永豐 中壩 奉節 雲陽 自貢 榮縣 忠縣 開縣 什邡 洪雅 江安 石橋 敘永 巴中 宜賓 樂山 廣安 太和 威遠 武勝 銅梁 德山 梁山 邛崃
 「六六九零」為均支行分總 號掛報電

興國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首創自製

興國縫紉機

式樣美觀 零件標準 負責保用 現貨供應 功能優良 堅固耐久 售價低廉 歡迎採購

總公司：重慶南岸龍門浩子灣三十七號

電話：一三〇三 掛號：四一〇九

製造廠：重慶牛角沱三十二號 電話：二九〇七

樓，住在海德街七號。
我請求再到路其屋裏看一眼。他就親自把我領去，又手指着裏面一切什物說：

「您曉得，看有甚麼可驚意的東西，請您拿吧，奉送與您。」
我摘下那暗牆角排着的一把短劍，想它並無特別價值；而我又曾觀察到路其對於我的打獵皮帶驚奇觀看並讚美它之精緻，我就請他接收這條皮帶。他極饒興致地把它收下，並未讓我一再懇請。

那時格福出現門前。他來報告馬已上鞍，嚮導等着我呢。我已把要送格福的禮物放在一邊：一把獵刀，刀刃旁邊連帶兩隻手槍，刀柄上裝有暗鎖。我從未見過一個人像他那般表示快樂。

我來遇見芳濟老太太站在扶梯底層；她在原來歡迎我的地方，等待歡迎我。我吻了她的手；我極尊重這位太太，她是那麼誠樸而莊嚴，路其送我到了門口。

「若在那一天，」他說，「我就要騎馬同您一同上山。但今天我不敢離開蘇拉嘉洛，怕的是那些新交的朋友們出來一個人為非作歹。」

「您說的正對，」我說，我深自慶幸，得以參觀像剛才參加的那種新奇典禮。」

「是的，是的，」他說，「您深自慶幸；因為您見的那椿事，真要使我們的祖先在墳墓中轉動。」

「我以為您的意思是說，言語已夠神聖的了，用不着再由律師起草和約吧。」

「他們決不願和解的。」
他與我握手。

「您不要我吻候令兄嗎？」我說。
「是的，一定要的，祇要那不過分苛求您。」

「那麼好極了，我們吻別吧；我祇能將我所受者給予令兄。」
於是我們在吻了。

「近時我可再見您吧？」
「是的，祇要您來科西嘉。」

「不，但您甚麼時候往巴黎去。」
「我決不往那兒去。」路其答。

「無論如何，您要在令兄屋裏壁架上找見我的幾張名片。您不要忘記地址。」

「我應許您，假設任何意外事件硬要我上大陸，我要首先去拜訪您。」

「好，那是說定了呀。」
他又與我握手一次，我們就分離了；但他儘目力所及，望着我走下通河的那條街，眼光追隨着我。

村中一切安靜，雖然還可以看見有大事終結所留的那種熱鬧情景。我觀察經過的每一門戶，希望得見我那位教子奧蘭底……實際他並未感謝我為他作的事。但是我走過村甲最末一家，入了廣大田野，也沒有瞥見他。

我想我是完全被他遺忘了；且說，奧蘭底在那個日期正在嚴重的事件中，我祇可寬恕他的健忘，那時走到比基撒諾灌木林處，想然我看見從林中走出一人，站在路上，當時我就認出了這原來就是我的法蘭西急操性和巴黎人式的羅想所斷定為忘恩的那個人。

我見他已經及時穿上了當初到維森特廢墟時所穿的那套衣服；這就是說：他戴上他的子彈帶，排着那隻常帶的手槍，又荷着一隻步槍，我走到離他二十碼遠，他就把帽子拿在手中，我則以靴距刺馬，免得他久候。

「先生，」他說，「我不能讓你離開蘇拉嘉洛而未感謝你對我

這麼一個可憐的作保人所賜的榮譽，那時我在那兒心情不甯，所以特尋幾句詞，我現在來到此地等候你。」

「我謝謝你，」我說，「但你不必為此事受這麼些麻煩；有我所引薦為幸的。」

「但是，」那匪徒說，「先生，你以為怎樣？一個人四年的習慣，不是立刻就能擺脫。山中的空氣，對於我，就是生命。你一呼吸這種空氣，到了別處，你就感覺悶塞。方才，我在那些可憐的房裏，我總想着房頂時時刻刻要坍塌我的頭上。」

「但是現在，」我答，「你要重慶尋常生活。人家告訴我，你有所住宅，一個牧場和一個葡萄園。」

「是的，一點不錯；但我姐姐照管住宅，魯克人(Lueguois)人給我培植收穫葡萄，我們科西嘉人不作工。」

「那麼你們作甚麼呢？」

「我們監督工人，我們荷槍出外，我們射擊。」

「啊！好的，我親愛的奧蘭底先生，」我伸出手來向他說，「好造化！但請你記住我兩人的榮譽都保證於你祇要射擊山上的羊、鹿、野豬、野雞和鸚鵡，可是，決不要射擊高隆納、馬可，味增或他的家人呀！」

「哦，夫人，」他說着，臉上却表示那種我祇在諾曼(Normandie)爭訟人中所見到的神氣。「他還給我的那隻雞太瘦了。」

於是，不再說話，他逕直鑽入森林裏去了。

我繼續往路，想着那許就是奧蘭底與高隆納兩家失和的原因。當晚我宿在阿比特卡(Aliberti)，次日到阿雅羅。

八日後，我到了巴黎。

第十二章

我到的那天，就去拜訪芳濟路易先生，他出門去了。

我留下名片，寫上一百句話說我是直接從蘇拉路來的，並且帶着他的弟弟給的一封信。我問他何時回來，並且說準備親自把信交給他。

他的傭人請我到他的主人書房裏，他領我經過飯廳和客廳。我以好奇心觀察一切；這，您也曉得，我又尋出當時在蘇拉路曾已有過的回憶滋味，祇是大概都屬於巴黎式的精緻。我認爲芳濟路易好像有一種很可愛的學士習間。

次日早晨十一點鐘我正起床穿衣，我的傭人報告我芳濟路易先生來訪。我告訴他請他進入客廳，把報紙給他看，並且對我馬上會他。真的，五分鐘後，我進了客廳。

我進來時，芳濟先生，無疑地，由於空氣正開始讀「新聞報」連載所刊我的一篇小說，就抬起頭來。

我驚訝他與他弟弟相仿，他站起來。

「先生，」他說，「我回來了，傭人把那片短簡給我，我讀了，覺得幸運出乎意料之外。我教他補述您二十次，爲能準確記清您的模樣。最後，今日清早，急於要謝謝您並且要得到家中消息，就不願錯過巡來拜訪；怕是來得太早一點兒了吧。」

「請您原諒，」我答說，「我未曾立刻答覆您溫雅的話，但是我確曾告訴您吧，先生，我看見您，我就自問究竟我榮幸地同芳濟路易先生或者是同路易先生談話呢。」

「是的，極其相仿，我在蘇拉路時，除我弟弟和我之外，無人能免誤認，但是，他若是我之後，沒有放棄科西嘉習慣，則在他經常的服裝上，您可以看出我們兩人大有區別。」

「真是這樣。」我答，「撞巧我走時，他除了穿一條白褲子，這在巴黎還沒有人穿以外，其他都與您相同。所以要分辨你們兩人也不全難於您所說的服裝之差別。但是，」我把這番話取出

經緯，二卷，十期

「我本當昨天把信寄交，厥因我會應許芳濟老太太，我親自把信交與您。」

「您離開他們，他們都好嗎？」

「好，但是有點掛念。」

「掛念我嗎？」

「掛念您。但請您看信吧。」

「那麼請您原諒我了？」

「當然。」

芳濟先生拆信，我則抽香煙。

我觀察他的臉，他則迅速瞧着他弟弟的書翰。時時微笑嘆道：「我對愛，確實！我親愛的母親！……那麼是的……是的……我曉得……」

我預料這分這種異常精妙之處；不過，正如路查所說，我看出他的面色蒼白，淚珠口舌轉為清晰。

「好！……」我說，那時他已經把話說完，我送他一枝香煙，他用我的煙點點着，「你覺得，我已盡告露您了，府上掛念您，而我斯欣……」

「……他愛愁苦說，不如此，我曾生病，這是實情；但我有點沮喪……」

「……他愛愁苦的沮喪；我承認，尤其是想到我此處的痛苦便使我弟弟在那邊痛苦與愁念的沮喪更為加重。」

「路查先生已經把您剛才說的情形告訴我了，先生。但事實上，我相信這有這麼一樁奇事而非他腦中空想，則祇有剛剛我所聽見的確據才能予我證明。先生，那麼您確知您的弟弟在那邊的痛苦就是您這邊痛苦的结果了。」

「先生，是的，確實是的。」

「那麼，」我接着說，「您有定的答復便表對於您遭遇倍加關心，我極關心而非好奇詢問您所說的沮喪現在已否過去，已否克服？」

「啊！天呀！先生，您曉得，」他說，「最大的痛苦祇能需要時間療養，假使不再遭遇甚麼毒物入我心之創傷，則它流血一時之後，就要痊愈的。此刻，讓我再謝謝您吧，我可否隔夜隨時再來看看您，再談蘇拉喜洛呢？」

「不勝歡迎之至，」我說，「但是我們正談得高興，為何不繼續談下去呢？閣下，我的僕人已來報告早餐備妥，請您賞光同我吃點肉片，然後我們隨意談談。」

「對不起，這可不能。昨天我接司法部長一封信，請我今天十二點到司法部去；您也曉得，我是個尚未成功的微小律師，不能讓那麼一位大人物等候。」

「啊！那是他準同您接談奧蘭底和高隆納事件吧。」

「我正是這意思，我弟弟也告訴我，爭執已告結束。……」

「在公庭及庭前，我可以把那新聞告訴您，我曾簽工作與奧蘭底的證人。」

「事實上，我弟弟已經把事告訴了我一些。聽，他掏出讀來說，『已是十二點半五分了，我要去報告司法部長說，我弟弟已完稿了我的案件。』」

「我自當慶賀負責。」

「親愛的路查！我很好奇這事雖然與他本意相反，他仍然情感作了。」

「是的，也真該感謝他，因為我負責說：這事承他費力不小。」

「這，以後我們再談，因為您很明瞭，承您原諒，我心目中得」

見我母親，我弟弟和我家鄉，這是何等大的快樂！所以您若願意告訴我甚麼時候……」

「現在還有點難說。我才回來這幾天，不十分一定。但請您告訴我，我在哪裏可以找到您呢。」

「您聽，」他說，「明天是封齋第三週的星期四，不是嗎？」

「是的。」

「那麼？」

「您是否要到戲院跳舞呢。」

「是又不是。您若請我在那裏會您，我就去；我若沒有興趣，就不去。」

「我現在該走；我必須走了。」

「啊！」我微笑着說，「我看清了，正如您剛才所說，時間療治最大的苦痛，您心中的創傷也將要痊癒。」

「您錯了，因為我又要去尋新苦惱了。」

「那麼，您不要去吧。」

「哦！天呀！人在這世界上，是否能為所欲為呢？我是不由自主已得主，被拉到那裏去。我是隨命運而去。我不去更好，這，我也很明白，但是我得去。」

「這樣說來，明天戲院裏見吧？」

「是的。」

「甚麼時間？」

「十二點半，您同意的話？」

「甚麼地方？」

「在後街。一點鐘，我在掛鐘下邊有個約會。」

「那算定妥了。」

我們握着手，他就快快出去。差不多十二點鐘了……

我本人那天下午很忙，次日又跑來跑去，一個人會歷十八個月不在家，總是如此……

晚上十二點半鐘，我赴約會。路易來到稍遲；他身穿過走廊，追隨一個戴着面具的人，想已把它認出，可是那戴面具者在人叢中失蹤已尋不見了。

我要談談科西嘉，但是路易對於這個嚴重的談話資料，太分心走意。他時常轉眼看鐘，忽然又離開我，喊道：

「啊！那是我的紫蓋「花園」呀！」

他從人叢中擠過，舉起上那個手持一束碩大紫蓋花園的女士。

治好在後台有各色各樣的「花園」應付舞伴。有一個茶花「花園」向我說話，它要被我安然認了巴黎。茶花之後，又來了野玫瑰，野玫瑰之後，又是天芥「花園」，最後我的第五個「花園」來時，我遇見了D！

「啊！是您呀，好朋友，他說，「歡迎。」您來的正合時，今晚晚上，我們同某某在我家吃晚飯！」他提起大家相識的幾位朋友

！「那麼我們等候您。」

「多謝，親愛的朋友，」我答，「我本來很高興要接受您的約

請，但是我不能，因我已有的約會先了。」

「那沒有關係，每人都要帶一個「花園」；我們已經準備了六隻水瓶上菓，專為使那些「花園」們活潑。」

「啊！朋友，您這兒說錯了。我沒有一個「花園」可以放進您的花瓶裏。我祇有一位男朋友。」

「那麼，您曉得常言說：『你們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朋友。』」

「那是一位您不認識的青年人呀。」

「那麼請您介紹認識他吧。」

「我要把您對他的感念告訴他。」

「是的。他若不來，您就硬把他帶來。」

「我應許您要盡力而已。那麼你們甚麼時候坐下去呢？」

「三點鐘；但是晚餐既然直到六點才畢，您有充分的時間呀。」

「好極了。」

一個做瑣草「花園」聽着了我們談話的末一段，垮着D的臂一同出去了。

幾分鐘後，我走來撞見路易，他顯然已經擺脫了他的紫莖「花叢」。伴我的那個穿圍口長舞裝的女郎，有些無聊，我把她交給了一個朋友，我繼續往路易的手臂。

「那兒，路易，您本明了要知道的事嗎？」

「哦，天呀！是的，您曉得，照例在化裝舞會時，人儘管談論去不應該談的話。」

「我……」我朋友說，「我認爲，您應該談談我這說法，但我覺得目前這事……」我聽着了您……那您，你時運不濟，……爲了何事？」

我們……

我們……

「您……」我朋友說，「您……」

「……」我朋友說，「您……」

「……」我朋友說，「您……」

「……」我朋友說，「您……」

「……」

「……」

「……」

「哦！他們要糊說亂講，這倒可使您開心。」

「況且，我又沒有被請。」

「那您錯了，錯了。」

「您……」主人與容氣，但實在無備，我覺得我不想去……」

那時我們……

……

「那麼您規了，他說，『不是嗎？三點鐘。』

「不成，朋友，我不能去，會您。」

「哦，那麼您去鬼混吧。」

……

「那……」路易問。他顯然要說出某件事情。

「那……」我們的一位朋友，一個活潑的夥伴。他是我們主要報紙之一的……」

「……」路易說，「D先生啊！您認識他嗎？」

「……」兩年我與他接洽事情，而且又是朋友。」

「……」上是否就是與他家吃飯？」

「……」

「那麼……」我問到他家去嗎？」

「……」我就接受。哦！我很欣然接受。」

「……」我……

「……」路易……

「……」路易……

「……」路易……

「……」

「……」

「……」

「是的。」

「啊！好極了！這是我有一件事必要奉勸。」

「甚麼事？」

「就是誰今晚請我吃飯，後天還得與我們吃晚飯。」

「為甚麼呢？」

「同為同沙頭，請賭賭直道。」

我覺路易握我臂。我望望他；他的面色雖然較前稍微

蒼白，却也未露感傷的現象。

「賭的這甚麼東西呢？」我問D。

「哦！此，說給聽聽，話太長了。況且，這還有某人與東道有

關，假使她聽得我這話，她就要使他失敗。」

「對了？三點鐘吧。」

我們分別了。我走過半鐘時，我看上去，見已是兩點三十五

分。

「您認識這位沙頭列諾先生嗎？」路易問着，竭立隱蔽他的憤

感，却仍狂然。

「祇是過面；在社會上曾會到他一兩次。」

「那麼他，是您一個朋友嗎？」

「他連一個通熟人也沒。」

「啊！那是再好沒了。」路易說。

「為甚麼？」

「並沒有特別理由。」

「您自己認識他嗎？」

「在某一方式上認識。」

他的答復雖是規矩，仍可容易看出，芳濟先生與沙頭，列諾先生之間有某種神祕關係，而是一個女人作其聯繫。我自自然然對於我這位朋友，最好還是我們兩人都安然回家。

「您瞧，」我向他前，「芳濟先生，您願意順從我的勸告嗎？」

「甚麼勸告？」

「您不要去，家吃飯。」

「為甚麼理由？他不是等候我們嗎？再說，您不是已經告他說

要帶一個朋友回來嗎？」

「是的。但那並非理由。」

「那麼理由是什麼呢？」

「單是因為我想我們不去更好。」

「但是，您一定該是有某種理由才改了主意。剛才您定要我

去，也不管我如何。」

「我們定將會到沙頭。列諾。」

「那更好了。他們說他是一個令人厭的人。我也高興再進一步

認識他。」

「很好，就那樣吧。」我答「那麼我們就照您的意思還是去。」

我們下去穿上衣服。D住在戲院附近。那時天氣甚佳，我想

這種新鮮空氣，在我這位朋友的心靈上要有一種安慰的功效。我提

議步行，他同意了。

(未完)

本刊經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三二八號雜誌登記證
 中聯郵政特准掛號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四川省銀行

總行
重慶

支行
合川 遂寧

分行
成都 內江 萬縣

辦事處

瀘縣 樂山 江津 劍閣 新都 安縣 瀘南 犍為 西陽 鄧都 南川 瀘縣 閬中 遂寧 大竹 峨邊 西昌 三台 涪陵 綿陽 南溪 松潘 大興 廣安 廣漢 南都 茂縣 江津 眉山
 渠安 永豐 中興 雲陽 榮縣 忠縣 開縣 什邡 洪雅 江安 石橋 敘永 巴中 宜賓 樂山 廣安 太和 威遠 武勝 銅梁 德陽 梁山 邛崃
 「六六九零」為均交行支分總 號掛報電

興國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首創自製

興國縫紉機

式樣美觀 零件標準 負責保用 現貨供應 功能優良 堅固耐久 售價低廉 歡迎採購

總公司：重慶南岸龍門浩子灣三十七號

電話：一三〇三 電報掛號：四一〇九

製造廠：重慶牛角沱三十二號 電話：二九〇七